



唐類函 四十一

人部  
諫  
隱逸  
品藻  
名譽  
質文  
風流  
鑒戒  
諷

對見  
對回

13  
2413  
41



43  
2413  
41

唐類函卷第二百二十六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海陵柳應芳校訂

人部十七

隱逸下

○隱逸下

藝文類聚

箴晉庾凱幽人箴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乃剖乃判  
二儀即分高卑以陳貴賤攸位榮辱相換□□□□  
乾道尚謙人神同符危由忽安溢緣釋虛苟識妙膏  
厥美有腴韓信耽齊頌首鍾室子房辭留尚迹卓逸  
貴不足榮利不足希華繁則零樂極則悲歸數明白

人部

卷二百三十六

隱逸

勢豈容違人徒知所以進而忘所以退穰侯安寵襄  
公失愛始乘夷道終嬰其類義和升而就翳望舒滿  
而就虧盈挹之分自然之規悠悠庶人如何弗疑幽  
人守虛仰鑽玄遠敢草斯箴敬咨黻冕 晉江道逸  
民箴曰至人應務是統是營乃制上下以牧羣生君  
位孰在匪聖伊明賢愚相奉臣主以成如彼百節各  
役天形率分委質仰應一情心膺有位股肱有經豈  
以處下爲戚爲榮各安其所舉體用平夫設爵列土  
懸弓垂旌卑尊之級貴賤之名匪以恣物之役寔大  
猷而是經處遯之士奚眷于時行矣先覺捐俗長辭

明乎憂患故超爾不疑解髮靈星被褐絃絲飄飄臺  
上輕舉高之穆穆二仲攜策相期盤幽隱寂與物無  
治凡厥後來順乃所往鑒茲俗累戒于顛蕩無殉外  
物心煩披養無棄恬曠憂勤是掌林人司箴敢進善  
黨

志梁陶隱居尋山誌曰倦世情之易繞乃杖策而尋  
山旣沿幽以達峻實窮阻而備艱眇來心其未已方  
際夕乎雲根欣夫得志者忘形遺形者存神於是散  
髮解帶盤旋巖上心容曠朗氣宇條暢玄雖遠其必  
存累無大而必忘害馬之弊旣去解牛之刀乃王荆

門晝掩蓬戶夜開室迷夏草徑惑春苔庭虛月映琴  
響風哀夕鳥依簷暮獸爭來時復歷近壟尋遠巒坐  
磐石望平原日負障以共隱月披雲而出山風下松  
而含曲泉縈石而生文草霍霍以拂露塵颯颯而來  
羣捫虛蘿以入谷傍洪潭而比清照石壁以端色攀  
桂枝而齊貞函扈蘭而佩蕙及春鳩之未鳴且含懷  
以屏氣待惠風而舒情遂乃陵巖峭至松門背通林  
面長源右連山而無際左憑海而齊天草泫泫以垂  
露柳依依而近蟬鳥雙雙以赴水鷺軒軒而歸田  
梁劉孝標山栖誌曰夫鳥居山上曾巢木末魚潛川

下窟穴沙泥豈好異哉蓋性然也故有忽白壁而樂  
垂綸負玉鼎而要卿相行藏紛糾顯晦踳駁無異火  
炎水流圓動方息斯則廟堂之與江海蓬戶之與金  
闕並然其所然悅其所悅余每思濯清瀨息椒丘寤  
寐永懷其來尚矣所居東陽郡金華山山川秀麗膏  
澤坎鬱若其羣峯疊起接漢連霞喬林布濩春青冬  
綠迴溪映流則千仞洞底膚寸雲合必千里雨散所  
住三面山皆周繞有象郭郭南則平野蕭條極目通  
望東西帶二澗則四時飛流泉瀾清澍滴瀝生響白  
波跳沫洶湧成音楓楮椅櫛之樹柏梓桂樟之木分

形異色千族萬種結朱實苞綠裏搖白蒂抽紫莖櫛  
蠶芥尊栢風鳴籟垂柯簷戶布葉房櫳中谷澗濱華  
葩攢列至於青春受謝萍生泉動則都梁含馥懷香  
送芬長樂負霜宜男泣露芙蓉紅華照水皐蘇縹葉  
從風憑軒永眺蠲憂忘疾歲始年季農隙時閑濁醪  
初熟濟縹清新則有田家野老提壺共至班荆林下  
陳樽置爵酒酣耳熱屢舞嚙吮盛論箱庾高談穀稼  
不求於世不迂萬物莫辨榮辱匪知毀譽浩蕩天地  
之間心無怵惕之警

**訓**魏繁欽川里先生訓曰處則抗區外之志出則規

非常之功寔哲士之高趣雅人之遠圖故呂尚垂翼  
北海以待鷹揚之任黃綺削迹南山以集神器之贊  
**譏**魏麋元譏許由曰潛居默靜隱於箕山身在布衣  
而輕天下世人歸其高行學者以爲美談夫際會之  
間矯時所譽至乃抽簪散髮背時逆命隱于山林之  
中以此自高非以勸智能之士入通達之教故譏而  
責之曰太上貴德其次立功世殊時異不得而同故  
伯禹過門而不入稷契刻節而奮庸股肱帝室作民  
王公今子生聖明之世得觀雍熙之治則當據不朽  
之功暢不羈之志龍飛鳳起修攝君司佐天理物幹

成王事若子以堯為閭王則歷代載其功以民為貪  
亂則比屋可封若夫世濁時昏上無賢君忠臣不出  
小人聚羣即當揆煩理亂跨騰風雲光顯時王拔濟  
生民何得偃蹇藏影蔽身夫道不虛行士不徒生生  
則幹時為國之楨故伊尹于湯周公相成興治濟世  
以致太平生有顯功沒有美名人生於世貴能立功  
何得逃位矯世絕蹤丹朱不肖朝有四凶堯放求賢  
遜位於子度才處分不能則已何所感激臨河洗耳  
山居巢處執心不傾辭君之祿忘君之榮居君之地  
避君之庭立身若此非子之貞欲言子智則不仕聖

君欲言子高則鳥獸同羣無功可紀無事可論

**經**晉虞播阮籍銘曰峩峩先生天挺無欲玄虛恬澹  
混齊榮辱盪滌穢累婆娑止足胎胞造化韜光緼羈  
鼓棹滄浪彈冠嶠岳頤神太素簡曠世局澄之不清  
混之不濁翺翔區外遺物度俗隱處巨室反真歸樸  
汪汪川源邁迹圖籙

**碑**後漢胡廣徵士法高卿碑曰言滿天下發成篇章  
行充宇宙動為儀表四海英儒履義君子企望來臻  
者不可勝紀也翻然鳳舉匿耀遠遜名不可得而聞  
身難可得而覩不為堯舜所知不飲洗耳之水超越

青雲之上德踰巢許之右所謂逃名而名我隨避聲  
而聲我追者已揆君分量輕寵傲俗乃百世之師也  
其辭曰邈玄德膺懿資弘聖典研道機彪童蒙作世  
師舜皇命確不移亞洪崖超由夷垂英聲揚景暉  
後漢蔡邕伯夷叔齊碑曰惟君之質體清良兮昔佐  
殷姬忠孝彰兮委國捐爵諫國亡兮譏武伐紂欲喻  
匡兮時不可救歷運蒼兮追念先侯受命皇兮憂懷  
感兮雖沒不朽名字芳兮 又郭泰碑曰先生誕膺  
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慈惠敏夫其器量弘深  
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測已于時纓綉

之徒紳珮之士望形表而景附聆嘉聲而響臻者猶  
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從龜龍也蹈鴻崖之遐迹紹  
巢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銘曰懿  
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縉紳言觀其高棲遲祕丘善  
誘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委辭召貢保此清妙  
又玄文先生李休碑曰休少以好學遊心典謨既綜  
七經又精羣緯鉤深極奧窮覽聖旨居則玩其辭動  
則玩其變雲物不顯必考其占故能獨見前識以先  
神意若古今難常疑議錯謬前人所希論後學所不  
覺休盡剖判處約不戚聞寵不欣榮不能華威不能

震有惠云載惟邦之珍按典考論號曰玄文 又處  
士圈典碑曰天真淑性精微周密包括道要致思無  
形臨沒顧命曰知我者蔡邕乃為銘曰載書休美俾  
來昆裔永有諷誦以知先生之德混其若濁徐然後  
清綽其若煥終其益貞 又翟先生碑曰世以仁義  
為質學問為業爰暨先生固天縱德應運立言繼期  
五百實行形于州里明哲與聖合契該通五經口洞  
墳籍為萬里之場圃九隩之林澤挹之若江湖仰之  
若華光玄玄焉測之則無源汪汪焉酌之則不竭可  
謂生民之英者已國失元傅學失表式凡百搢紳哀

矣泣血人百其身匪云來復於是鄉黨乃相與登山  
伐石而勒銘曰邈矣先生厥德孔貞腹心弘道深高  
入神王錫三命觀國之賓其樹富貴忽若浮雲既不  
降志亦不辱身 魏劉楨處士國文甫碑曰先生執  
乾靈之貞潔稟神祇之正性咳咲則孝悌之端著匍  
匐則清節之兆見齟齬以及成人體無懈容口無愆  
辭兢兢業業小心畏忌勤讓同儔敬事長老雖周之  
樂正子春漢之江都董相其飭躬力行無以尚之是  
以長安師其仁朋友欽其義閨門稱其慈宗屬懷其  
惠既乃潛身窮巖遊心載籍薄世名也初海內之亂



不視膳羞十有餘年憂心泣血不勝其哀形銷氣竭以建安十七年四月卒于時龍德逸民黃髮耆叟綴文通儒有方彥士莫不拊心長號如喪同生成以爲誅所以昭行也銘所以旌德也古之君子旣沒而令問不亡者由斯二者也銘曰懿矣先生天授德度外清內白如玉之素道遙九臯方回是慕不計治萃名與殊路知我者希韞櫝未酷喪過乎哀邁疾不悟早世永頽違此榮祚咨爾末徒聿修歡故 齊孔稚珪褚先生伯玉碑曰夫河洛摛寶神道之功旣傳岱華吐秘仙靈之迹可覩蓋事詳於玉牒理煥於金符雖

冥默殊源顯晦異軌測心觀古可得而言焉是以子晉笙歌馭鳳於天海王喬雲舉控鶴於玄都有羽化蟬蛻觸影遯形神翥帝宮迹留劔杖遊瑤池而不返宴玄圃以忘歸永嘉惡道者窮地之險也欽竇遏日折石橫波飛浪突雲奔湍急箭先生攀途躋阻宿柩涉折而衡飈夜鼓山洪暴激忽乃崩舟墜壑一倒千仞飄地淪高翻透無底徒侶判其冰碎舟子悲其電散危魂中夜赴阻相尋方見先生恬然安席銘曰關西升妙洛右飛英鳳吹金闕簫歌玉京絕封萬古乃旣先生先生浩浩唯神其道泉石依情煙霞入抱秘

影窮岫孤栖幽草心圖上玄志通大造 梁元帝隱  
居先生陶弘景碑曰昔大和中有許遠遊者乃雲霄  
之勝賓太虛之選客先生規同矩合實踵高步曩基  
先構卽駕胥宇千尋危聳憑牖以望奔星百拱高懸  
倚櫺而觀朝日飛流界道似天漢之橫波觸石起雲  
若竒峯之出岫銘曰肇彼冥默成協贊身託外臣  
心同有亂重道尊德爰積容衷顧懷汾射壘間遙通  
朱楊鬱起華構方崇靜臺冠月經榭迎風噍曉高棟  
育靄脩櫳極望山川周觀京陸碧嶂千嶺清流萬谷  
景落崖重煙生岫複 梁劭陵王蕭綸貞白先生陶

弘景碑曰夫夜光結綠非胠篋之恒珍逸羽翔鱗豈  
園池之近玩寧期心於遠大蓋不知其所以然也道  
風與星漢同高勝氣與煙霞共遠深壑危峭組織煙  
霞枕石漱流水禽無撓採藥耦耕野獸不亂朗猶懸  
鏡儼似貞筠 梁裴子野劉虬碑曰受川岳之英靈  
有清明之淑性淡乎若深泉之靜皜乎若寒霜之潔  
千仞不足議其高萬頃不足儔其量在其幼也孝敬  
淳深貫乎幽顯廬乎墓所而暴獸去之墟里賴焉樵  
蘇無犯及其長也捧檄動容薄遊下邑甘露零於豐  
草蒲密至於時雍有以見賢人之行動天地感鬼神

疾乎影響如斯之美者矣夫聲名藉甚羣公倒席鑿  
室林臯面流傍隴咫尺荆衡表裏巫夢樹蕙滋蘭蕪  
沒庭戶平疇翠澗千里極目信物外之神區幽居之  
勝境昔許子將謂太丘道廣廣則不周仲舉性峻峻  
則少納峻而納廣而周君於二陳折其中矣其所修  
孔氏之學則儒者師之所明釋氏之教則淨行傳之  
所著文集則辭人錄之銘曰滔滔江漢實紀南國篤  
生居士高明柔克峩峩其道巍巍其德曰仁曰義惟  
民惟則築室皇壤考槃郭郭坐臥山樊嘯歌林薄親  
致甘旨躬餐上藥優哉游哉且以行樂九丘八索百

家羣史西河疑聖華陰成市悠哉荆夢逖矣江濱輶  
駟結轍羔鴈成羣監觀令範式如金玉君之徽猷誰  
其與屬疇咨故老遵揚實錄

**墓誌**梁簡文帝徵君何先生墓誌曰先生履玉燭之  
禎氣應大賢之一期實生而知機撫塵斯庶敬非習  
起孝乃因心聚徒教習學侶成羣與沛國劉瓛汝南  
周顒爲友陸璉賀瑒之徒更道北面永明中王文憲  
儉受詔撰禮未竟而卒屬在司徒文宣王王以讓先  
生因廣加刊緝故以含文燕居說六典五恩之義或  
齊侯所不鎮孟嘉所未知皆折茲大物成此良教小

人道長每諷考槃之詩君子道消便執天山之筮乃  
毀車挂冠拂衣東嶺始居若耶來從秦望今上經綸  
天地權輿鼎業始徵爲軍謀祭酒實允文若之舉且  
光彥先之選又徵特進右光祿大夫高尚其事確乎  
不拔玄纁徒往束帛虛歸而給白衣尚書祿固辭不  
受卒窆乎其山正衾在殯噉鏤器與玉衣堯典入棺  
恥密章及書綬知與不知竝懷惋愴咸以人亡素樸  
禮墜文章洙泗頽經扶風罷學關西疑聖之德自此  
長淪高松引風之氣於茲永息余昔在殊方亟枉翰  
迹欽風味道迄淹歲時旣而位阻桂宮塗乖咫尺不

獲擁經步至問春卿之病徐輪三反入杜夷之舍痛  
祥雲之滅采悲列曜之晞暉追勒高鄉乃爲銘曰文  
範高世玄晏絕倫復有令德遠之與均誰與均此嗚  
呼哲人第五肥遯餘軌尚遵司空開學其風不泯傳  
茲孝敬曰悌且仁氣高瓊岳心虛谷神括羽儒囿舟  
輿席珍旣遊慧水兼引法輪談扇猶在鳴琴尚陳如  
何不憇德素長淪寂寥巖穴荒涼渭濱橋曰隻雞徐  
稱醑素余欽夫子風期夙著蓄思含毫傳芳寫譽沈  
礎雖貞玄泉無曙 又華陽陶先生墓誌曰若夫真  
以歸空爲美道以無形爲貴不知悅生大德所以爲

生不知惡死谷神所以不死妙矣哉隱顯變化則物  
莫之測既而岫開折石天墜玉棺銀書息簡流珠罷  
竈九節麗於空中千和焚於地下僊宮有得朋之喜  
受學震臨谷之悲余昔在粉壤早逢圯上之術今造  
元良屢稟浮丘之教握留符而惻愴思化杖而酸情  
乃爲銘曰無名曰道不死爲僊以有元則兼稱稚川  
猗歟夫子受錄歸玄黎傳苑史書因賈船鬱鬱方崖  
悠悠洞天三山白鶴何時復旋 梁元帝庾先生承  
先墓誌曰悠哉掌庾與自陶唐伯舅居晉連鑣渭陽  
爰斯厥後世挺珪璋乃登靈岳言遵洞府乃涉石山  
將從輕舉實惟貞士實惟退讓皎皎不羣超超高尚  
本同壽夭寧論得喪諸方未遊佳城已望蓬生蔣徑  
釣罷磻谿積悲新隴桃餘故蹊風翻嶺背月下松西  
揚名不朽高蹈夷齊

**諫**魯柳下惠妻爲下惠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  
不竭兮三黜終不弊兮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嗟兮惜  
哉乃下世兮 晉張華列文先生鮑玄泰誄曰於鑠  
列文續堯皇祚夏后基命靈根已固祀鄩既微枝離  
葉布爰暨叔牙世讚齊風翼桓濟管遂登霸功越在  
漢隆三司竝縱烈考中丞妙世顯名峩峩先生誕資

英俊淑質清淳蘭芳玉潤抗行崇邈遊心大順允矣  
文明聰昭秀哲啓冥演幽守文命世抱道冲虛執義  
貞厲栖遲無悶不營不伎擬志雲霄致命窮達行爲  
範軌言成隱括宜登遐年弘此徽猷濟濟措紳永挹  
清流取識遺音目想表儀孰云玄泰曾不我知感傷  
慷慨揮涕滲斯已矣鮑子寧爾玄陰振聲竹帛永播  
徽音 晉陸機吳貞獻處士陸君誄曰我聞□□有  
命天祿有秩如斯吉人而有斯疾兄弟之恩離形合  
氣矧我與君非相亞逮綢繆之遊自矇及朗孩不貳  
音抱或同襁撫髻竝育攜手相長行焉比迹誦必共

響庶君偕老靈根克固拊翼雲霄雙飛天路入昔年  
長君獨短祚穀則同朝遊矣先暮 晉處士劉參妻  
王氏夫誄曰猗猗嘉穎朝陽方翹烈風嚴霜殞此秀  
條璇璣倏忽四序競征清商激宇蟋蟀吟櫺 宋顏  
延之陶徵士誄曰夫琰玉致美不爲池湟之寶桂椒  
信芳而非園林之實

**甲文**後漢胡廣弔夷齊曰遭亡辛之昏虐時續紛以  
蕪穢恥降志於汙君溷雷同於榮勢抗浮雲之妙志  
遂蟬蛻以偕逝徼六軍於河渚叩王馬而慮計雖忠  
情而指尤匪天命之所謂賴尚父之戒慎鎮左右而

不害 魏王粲弔夷齊文曰歲旻秋之仲月從王師以南征濟河津而長驅踰芒阜之崢嶸覽首陽於東隅見孤竹之遺靈心於挹而感懷意惆悵而不平望壇宇而遙弔抑悲古之幽情知養老之可歸忘除暴之爲民潔已躬以騁志愆聖哲之大倫忘舊惡而希古退採薇以窮居守聖人之清槩要旣死而不渝厲清風於貪士立果志於懦夫到于今而見稱爲作者之表符雖不同於大道合尼父之所譽 魏阮瑀弔伯夷曰余以王事適彼洛師瞻望首陽敬弔伯夷東海讓國西山食薇重德輕身隱景潛暉求仁得仁見

歎仲尼沒而不朽身沈名飛 魏糜元弔夷齊曰少承洪烈從戎于王側聞先生餓于首陽敢不敬弔寄之山岡夫五德更運天祚靡常如見絕代之主必有受命之王故堯德終于虞舜禹祚滅于成湯且夏后之末祚亦殷氏之所亡若周武而爲失則帝乙亦有傷子不棄殷而餓死何獨背周而深藏是識春香之爲馥而不知秋蘭之亦芳也首陽誰山而子匿之彼薇誰采而子食之行周之林讀周之書彈周之琴飲周之水食周之苓而謗周之主謂周之淫是誦周之文聽聖之音居聖之世而異聖之心嗟乎二子何痛

之深

祭文宋謝惠連為學生祭周居士文曰維君陶造化之純元侔先哲之遐蹤體無事於高尚蹈虛素乎中庸不臣天子不事諸侯公辟弗眄王命匪酬窮歡極樂帶索披裘

詔梁沈約為武帝搜訪隱逸詔曰高尚其志義煥通爰山林不出訓光停史朕聽朝晏罷尚想幽人蒲玉之禮佇聞峻節可班下州郡博訊遠巡若有道映丘園事浮高尚可以弭競遷澆還風拯俗皆以名聞靡或遺漏朕將闢衢室而賓几杖開東序而授袞職庶

令江海無遺異人必至 又資給何點詔曰遠趣高情前王所貴義兼昔款倍用興懷徵士何點居貞物表縱心塵外夷任之風率由自遠往因素志頗申宴言眷彼子陵情兼惟舊昔仲虞邁俗受俸漢朝安道逸志不辭晉祿此蓋前代盛軌往賢所同可詳加資給竝出所由契資須太官別給人高曜卿故事同垣

下 敕梁沈約為武帝與謝朓敕曰吾以菲德屬當期運鑒與吾言思隆治道而明不遠燭所蔽者多實寄賢能匡其寡闇嘗謂山林之志上所宜弘激貪厲薄義



等爲政自居元首臨對百司雖復執文經武各修厥  
職羣才競爽以致和美而鎮風靜俗變教論道自非  
箕穎高人莫膺茲寄是用虚心側席屬想清塵不得  
不屈茲獨往同此濡足便望釋蘿襲袞出野登朝必  
不以湯有慙德武未盡善不降其身不屈其志使壁  
帛虛往蒲輪空歸傾首東路望兼立表義軒邈矣古  
今殊事不獲總駕崆峒依風問道今方復引領雲臺  
虛已宣室紆賢之愧載結寢興 又與何胤敕曰吾  
猥當期運膺此樂推而顧已多蔽昧於治道雖復劬  
勞日昃思致隆平而先王遺範尚蘊方策息舉之用

存乎其人兼以世道澆暮評詐繁起改俗遷風良有  
未易自非以儒雅弘朝高尚軌物則汨流所至莫知  
其限治人之與治身獨善之與兼濟得失去取爲用  
孰多吾雖不學頗好博古尚想高塵每懷擊節今世  
務紛紜憂責是當不得不伯道巖阿共成世美必望  
深達往懷不吝濡足

教梁江淹爲宋建平王聘逸士教曰府州國綱紀雖  
周德之富猶有漁潭之士漢教之隆亦見西山之夫  
迹絕雲氣意負青天皆待絳螭驤首羣虬來儀是以  
清風扇百代餘烈激後生斯乃王教之助古人之意

馬  
表魏桓範薦管寧表曰臣聞殷湯聘伊尹於畎畝之中周文進呂尚於渭水之濱竊見東莞管寧束修著行少有令稱州閭之名亞故太尉華歆遭亂浮海遠客遼東於混濁之中履潔清之節篤行足以厲俗清風足以矯世以簞食瓢飲過於顏子漏屋蔽衣踰於原憲臣聞唐堯寵許由虞舜禮支父夏禹優伯成文王養夷齊及漢祖高四皓之名屈命於商洛之野史籍歎述以爲美談陛下紹五帝之鴻烈竝三王之逸軌膺期受命光昭百代仍有優崇之禮於大夫管寧

寵以上卿之位榮以安車之稱斯之爲美當在魏典流之無窮明世之高士也臣以爲旣如其大不愛其細可重之以玄纁聘之殊禮矣 晉皇甫謐讓徵聘表曰臣因病抽簪散髮林阜人綱否閉鳥獸爲羣伏自惟忸瓶甕瑣器實非瑚璉之求稊稗之賤不中染盛之用小人致災久嬰篤疾仰迫天威不能淹留所苦加篤不任進路委身待罪伏枕歎息仰惟陛下留神恕恩垂憐微命索隱于傳巖收釣於渭濱無令泥滓久濁清流臣聞鄒子一歎霜爲之降杞妻一感城爲大崩以臣況之乃知精誠不可以賤致古人言爲

人部  
卷一百三十六  
二十七  
虛也

啓梁何胤答皇太子啓曰胤性愛山泉情篤魚鳥而從鷗未狎入獸相驚兼年齒衰暮荒徑榛梗既無語稼之客寧有論書之賓緘默畎畝栖息丘壑秀水清潭於茲永已伏惟明察之德誕縱自天忠孝之規不待因習猶復留神六經降意百代同仁博古等物造聞闢承華而延儒雅掃黃闥而列文學嘉美聿宣無思不勸胤無解歸之談屢蒙獎飾之重匪南皮之舊每荷存問之恩銜茲污朽罔知攸真 梁沈約謝齊竟陵王教撰高士傳啓曰竊聞高尚其事義光爰象

賢者避世聲煥典墳豈徒激貪勉競澡身浴德而已爾乃大弘義訓百代通風是以梁鴻蘇伯記遠迹於前叔夜士安書高塵於後雖去取異情羣略殊軫而獨行必彰斥言罔極貞操與日月俱懸孤芳隨山壑共遠明公得一含道體二居宗迹屈巖廊之下神遊江海之上愛竒商洛訪美東都蓋欲隱顯齊功出處同致巢由與伊旦竝流三辟與四門共軌肅奉明規思自罄勛

書後漢張奐與宋季文書曰覽手迹知遂遵南山之志繼四賢之蹤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其道光明奐以

鄙固少復道訓于今五十載矣。魏桓範與管寧書曰：鑿坏而處，養德顯仁。堯舜在上，許由在下，箕山之志於是復顯。嚴平、鄭真未足論比。清聲遠播，頑鄙仰思。請見于蓬蘆之側，承訓誨于道德之門。厥塗無由，託思晨風。魏管寧答桓範書曰：乾道輔誠，誕膺嘉祚。膺受多福，為國蕃維。雖分陝之任，未足比盛。遠近隆望，何慶如之。昔值險阻，越窳海濱。於裔歷載，風綱不紀。槩蒙國恩，還踐舊土。簿佐多難，恒嬰篤疾。愧使區區，展之無階。泛愛遇隆，遠辱綸墨。降尊誘卑，訓諭過泰。見得思義，抱以踧踖。不勝來顧，裁因答辱。晉

辛曠與皇甫謐書曰：夫三光懸象，式揚天德。岳瀆山澤，廣開地道。賢人顯進，實與聖治。故力牧佐黃，而涿鹿之征捷；舜禹翼唐，而滔天之災殄。阿衡在商，而成湯之功著；姜望入周，而文武之業建。聖人光濟四海，欲垂大化者，莫不收才取良，而致股肱忠賢。大才之人，願立名迹，思在利見。大人而王聖時，治此所以應天順民之神龜。利涉大川之元吉，夫晉合天地之中，和經日月之重光。四目視其明，四聰達其聽。巖穴出其隱，四門啓其矇。登高陽之八子，御高辛之羣龍。俊才在官，時亮天工。鳥獸非君子之儔，九臯無長鳴之

鶴萬國黎獻咸仰南風之仁而抱聖化之隆此其至  
治也而先生固執冲虛塞淵其心殉文人之耿介忘  
宣尼之所沾步幽山之窮徑背漢津之明衢日月遂  
往時不我須此惜寸陰者之所以為懼而臨川者之  
所懷慨也竊謂先生降匪石於高岡迴羽儀於皇京  
順震驚而翔撫振六翮於天庭邈禹稷之遐蹤騁大  
任之夷塗紹不世之洪勳同先哲之不模瞻仰者所  
以藉之美世希藉詩人六義之一獻斯一篇惟蒙采  
覽 又與皇甫謐書曰伏惟先生黃中通理經綸稽  
古既好斯文述而不作將邁卜商於洙泗之上超董

生於儒林之首含光烈於千載之前吐英聲於萬世  
之後亦已盛矣曠以不敏感佩厚惠願附驥尾撫塵  
而遊諮覩未因而西望延企 晉皇甫謐答辛曠書  
曰聞服有素委心無量加昔州壤通門舊儀虛想之  
積過於陵旱汎愛不遺猥降德音清喻爛煥情義欵  
篤執誨欣然若饗太牢抱佩至眷銘平心簪且箕山  
之叟超迹於堯帝之世首陽之老抗操於有周之隆  
故能名奮百代使聞之厲節皆經聖明之論所以邈  
世卓時者也至於鄙薄才頑行穢疾奪其志神迷其  
心因託虛靜遂竊美選聖上仁聰亮其辛苦每自陳

許輒見寬放雖大君有命實小人勿用也匪敢盤桓  
疾與榮競巾車順命非劣憊所堪也密雲雖興知枯  
木難植昔人有言欲之必爲之辭豈來惠之謂矣猥  
承告示欲備七十木非梧桐豈敢栖鳳聞命悚灼如  
蹈春冰非苟崇謙實懼陷墜幸恕不假明亮志心  
梁昭明太子與何胤書曰園公道勝漢盈屈節春卿  
明經漢莊北面況乃義兼乎此而顧揆不肖哉但經  
途千里眇焉莫因何嘗不夢姑胥而鬱陶想具區而  
杼軸心往形留於茲有年載矣方今朱明在謝清風  
戒寒想攝養得宜與時休適耽精義味玄理息踴塵

玩泉石激揚碩學誘接後進志與秋天競高理與春  
泉爭溢樂可言乎樂可言乎豈與口厭芻豢耳聆絲  
竹者之娛同年語哉方今泰階端平天下無事修日  
養夕差得從容每鑽閱六經汎濫百氏研尋物理顧  
略清言旣以自慰且以自警而才性有限思力匪長  
熱疾憤其神風眩蔽其體多慙過目釋卷便忘是以  
蒙求之懷於茲彌軫 梁任昉爲昭明太子答何胤  
書曰得書知便遠追疎董超然高蹈雖朝旨殷勤而  
輕權已遠供餞莫申瞻言增慨善保嘉猷比致音息  
懷人望古潛然久之 又爲庾杲之與劉居士書

曰自別荆南迄將二紀杲之牽滯形有推遷物保文  
人沒志外身超然獨善雖心路咫尺而事阻山河悠  
悠白雲依然有道金涼佇運想恒納宜沖明在襟履  
候無爽體道爲用蹈理則和杲之牽綴疲朽愧心已  
多訪德則山林窅然觀道則風雲自遠歲暮之期指  
塗衡岳神虛氣懋無待怡和江湖相望安事行李司  
徒竟陵王懋於神者言象所絕接乎士者遐邇所宗  
鐘石非禮樂之本纓褐豈朝野之謂想闡投之懷不  
以形體爲阻一日通籍梁邱親奉話言夢想清塵爲  
歲已積以大人非羔鴈所榮故息蒲幣之典勝寄冥

運諒有風期之遲君王卜居郊郭縈帶川阜顯不絢  
功晦不標迹從容乎人野之間以窮二者之致且弘  
護爲心廣乎真俗思聞繫表共剖衆心妙域筵山河  
虛館帶川浹實望賁然少酬側逢昔東平樂善旌君  
大於東閣今王愛素致吾子於西山豈不盛歟百齡  
飄驟凝滯自物千載一朝爲仁由已且凌雪戒塗非  
滅迹之郊鴻鍾在御豈銷聲之道已標異人之迹故  
有同物之勞夫山水無情應之以會愛閑在我觸目  
蕭條衡岳何親鍾嶺何薄想弘思有在不俟繁言  
梁劉孝標與宋玉山元思書曰驅馬金張之館飛蓋

許史之廬習匡鼎之說詩騁谷雲之雕篆宿徒波湧  
輿輪靡息當是時也樂可言哉然靜思夫君愀焉軫  
歎何則方鑿圓枘齟齬難從翔鳥遊魚蹉跎不狎是  
以賈生懷琬琰而挫翮馮子握璵璠而鍛羽天誕英  
逸獨擅民秀心貞筠箭德潤珪璋信人之水鏡性之  
鎔範而荆南雅曲高音鮮和河西名驥滅沒誰賞故  
若先生者進有三難退有三樂竊觀先生未能鴻翔  
鸞起騰霞躋漢將由囿空桑麻田無負郭俛眉翁肩  
以斯故爾今賢弟賓從抗鱗奮翼或衣繡江塘或鳴  
騶洛渚連騎方驅擊鍾乃食藜跣若是吾子復何憂

哉唯當纂兩仲之微迹襲二疏之風流生與漁父同  
僖死葬要離墓側金石可碎聲華無寂斯道坦坦先  
生幸其勗與 陶弘景答謝中書書曰山川之美古  
來共談高峯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暉青  
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夕日欲頽沈  
鱗競躍實是欲界之僊都自康樂以來未復有能與  
其竒者 又答虞仲書曰栖六翮於荆枝望綺雲於  
青漢者有日于茲矣而春華來被草木開鮮辭動情  
端志交衿曲信知鄰德之燄無虛往牘夫子雖迹躔  
朱閣而心期岱嶺豈但散髮乎高岫以將飛霜於絕



谷良爲欽哉野人幸得託形崇阜息影長林每對月  
流歎臨風軫慨徒事累可豁而髮容難待自非齊生  
死於一致者孰不心熱者乎舉世悠悠孰云同此儻  
遇知己相與共憂竭來虞公茲焉可邁何爲栖栖空  
勞鼓缶逮及暇日有事還童不亦皎潔當年而無忤  
前修也 又答趙英才書曰子架學區中飛才旬外  
不宜掃門覓仕復懶彈鋏求通故偃蹇園巷從容郊  
邑昔所謂傲賓者此其事乎巖下鄙人守一介之志  
非敢蔑榮嗤俗自致雲霞蓋任性靈而直往保無用  
以得閑壟薪井汲樂有餘歡切松煮朮此外何務然  
亦以天地棟宇萬物同於一化死生善惡之能聞

梁沈約答沈麟士書曰獨往之業雖聞前載高塵逸  
軌罕或共時未嘗不拊袞興懷望古遐矚尊賢拔俗  
遙然沉冥自遠幽貞之操義高象策雖蔣詡不窺城  
市鄭真名動京師何遠之有名山旣鄉內所豐清川  
又坐卧可對不出戶庭而與禽尚齊美哉約少不自  
涯早愛蟲鳥逐食推遷未諧夙願冀幽期可托克全  
素履與尊弋釣泉阜以慰閑暮則平生之心於此遂  
矣 梁王僧孺與陳居士書曰雲波遙負燕越數千  
行雲鬱術征禽難使用隔巾車未能擗札引領南望

人部 卷一百三十六 三四  
悵矣心飛幸因劣薄懷童貴壤依然谷口覺子貞之  
咫尺靜睇嚴灘信子陵之非遠林麓以入虛白之室  
用披蓬蒿之徑稟紛綸之高論承希微之妙旨虛往  
實歸用祛塵惑 孔德璋北山移文曰鍾山之英草  
堂之靈

**論**魏阮籍達莊論曰天道貴順地道貴貞聖人修之  
以建其名吉凶有分是非有經務利高勢惡死重生  
故天下安而大功成也今莊子周乃齊禍福而一死  
生以天地爲一物以萬類爲一指無乃微惑以失真  
而自以爲誠者也於是先生乃撫琴容與慨然而歎  
俛而微笑仰而流眄嗟喻精神言其所見天地名焉  
天地者有內故萬物生焉當其無外誰謂異乎當其  
有內誰謂殊乎地沉其燥天抗其濕月東出日西入  
故曰自其異者視之則肝膽楚越矣自其同者視之  
則萬物一體也以生言之則物無不壽推之以死則  
物無不夭自小視之則萬物莫不小由大觀之則萬  
物莫不大殤子爲壽彭祖爲夭秋毫爲大泰山爲小  
故以生死爲一貫是非爲一條也夫至人者恬於生  
靜於死恬生則不惑死靜則神不離生故能與陰  
陽化而不易從天地變而不移生究其壽死終其宜

心氣平治消息不虧故求得者喪爭明者失無欲者  
自足空虛者受實是以作智造巧者害於物明是考  
非者危其身修飾以顯潔者惑於生畏死而崇生者  
失其貞 晉石崇許巢論曰客有問於余曰昔許由  
巢父距堯之讓逍遙遺神寶已遺世司馬遷以假托  
之言必無此實竊以爲然余答之曰是何言歟蓋聞  
聖人在位則羣材必舉官才任能輕重允宜大任已  
備則不抑大材使居小位小材已極其分則不以積  
久而令處過材之位然則稷播嘉穀契敷五教皐陶  
夔龍各已授職其聯屬之官必得其材則必不重載

兼置斯可知也巢許則元凱之儔大位已充則宜敦  
廉讓以勵俗崇無爲以化世然後動靜之教備隱顯  
之功著故能成巍巍之化民莫能名將何疑焉 晉  
庾闡郭先生神論曰夫天地者陰陽之形魄變化者  
萬物之遊魂神籟與無窮竝吹大冶與造運齊根生  
資聚氣之迹死寄玄牝之門視榮辱其猶塵埃邈高  
尚而不顧故能外安恬逸內體平和鳴鳥可拊翼而  
遊猛獸可頓羈而羅矧乎樵巖之樂呂梁之波疾雷  
破岳而憂在山河者乎觀夫郭先生之爲體也可謂  
含真履信純朴自然 晉王叔之遂隱論曰崇退儒

生問於抱朴丈人曰請問隱何爲者也而生上古徇  
之至今繼踵何哉丈人曰夫全朴之道萬物一氣三  
極湛然天人無際豈有朝野之別隱顯之端哉則大  
隱於已失者也平原旣開風流散漫故隱者所以全  
其真素養其浩然之氣也 宋范曄逸民傳論曰堯  
稱則天而不屈賴陽之高 梁沈約七賢論曰嵇生  
是上智之人值無妄之日神才高傑故爲世道所莫  
容風貌挺特陰映於天下言理吐論一時所莫能參  
屬馬氏執國欲以智計傾皇祚誅鉏勝已靡或有遺  
玄伯太初之徒竝出嵇生之流咸已就戮嵇審於此  
時非自免之運若登朝進仕映邁當時則受禍之速  
過於旋踵自非霓裳羽帶無用自全故始以餌木黃  
精終於假塗託化阮公才氣宏廣亦非衰世所容但  
容貌風神不及叔夜求免世難如爲有塗若率其恒  
儀同物俯仰邁羣獨秀亦不爲二馬所安故毀行廢  
禮以穢其德崎嶇人世僅然後全仲容年齒不口不  
懸風力麤可慕李文風尚景而行之彼嵇阮二生志  
存保已旣託其迹宜慢其形慢形之具非酒莫可故  
引滿終日陶瓦盡年酒之爲用非可獨酌宜須用侶  
然後成歡劉伶酒性旣深子期又是飲客山王二公

人部 卷一百三十六  
悅風而至相與莫逆把臂高林徒得其遊故於野澤  
銜杯舉樽之致寰中妙趣固冥然不睹矣自嵇阮之  
外山向五人止是風流器度不為世匠所駭且人本  
含情情性宜有所託慰悅當年蕭散懷抱非五人之  
與其誰與哉

唐類函卷第一百三十六

唐類函卷一百三十七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海陵柳應芳校訂

人部十七

品藻  
風流

名譽  
鑒誠

贊文

○品藻

藝文  
類聚

家語曰子貢曰陳靈公君臣宣淫於朝泄冶諫而煞  
之是與比干同也可謂仁乎子曰比干於紂親則叔  
父官則少師忠款之心在於宗廟而已固以身死爭  
之冀身死之後紂當悔悟本其情志在乎仁者也泄  
冶位下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以區區之身欲

止一國之淫昏死而益亡可謂懷矣詩曰民之多僻無自立辟其泄冶之謂也 又子路曰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已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 又曰子夏三年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絃侃侃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子曰君子也閔子三年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絃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子曰君子也子貢曰二者殊情而俱曰君子賜也惑之敢問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

以禮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雖均謂之君子不亦可乎 論語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滕薛大夫 孔叢子曰魏安釐王問子從曰馬回梗梗亮直有大丈夫之節吾欲以爲相可乎答曰亮直之節臣未明也王曰何故答曰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一臣見回非不偉其體幹也然甚疑其日王卒用之三月果以諂言得罪 袁子曰或云故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答曰然可謂直士忠則吾不知也夫爲人臣見人主失道指斥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爲忠臣故司馬陳羣

則不然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而  
外人不知君子謂陳羣於是乎長者 郭子曰庾道  
季云藺相如雖千載死人慄慄恒如有生氣曹蜍李  
志雖見在厭厭如在九泉下人 漢書曰高帝置酒  
洛陽南宮上曰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  
天下者何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敬人  
然陛下使人攻城畧地所降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  
其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  
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  
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于

軍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  
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  
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有天下  
也項羽唯有一范增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擒也羣  
臣悅服 袁山松後漢書曰王允字子師世任州郡  
爲冠蓋同郡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羽千里王  
佐才也遂與之友善允仕至司徒 范曄後漢書曰  
許劭嘗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詣陳寔又陳蕃喪  
妻還葬鄉人畢至而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太丘  
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多

所裁量若此曹操微時嘗卑辭厚禮求爲已助劭鄙  
其人而不肯對操乃伺隙脅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  
之奸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初劭與從兄靖俱  
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  
南俗有月旦評焉 魏志曰盧欽著書稱徐邈曰或  
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人自在涼州及還  
京都人以爲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  
事貴清素之志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  
下奢靡轉相放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  
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 典畧曰禰衡建安初自荆

州北遊許都書一刺懷之漫滅而無所遇或問之曰  
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卿欲使我從屠沽  
兒輩耶又問曰當今復誰可者衡曰大兒孔文舉小  
兒楊德祖又問荀令君趙盪寇皆足蓋世乎衡見荀  
有容儀趙有腹乃答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  
監廚請客其意以爲荀但有貌趙健啖肉也 又曰  
趙戩遭三輔亂客於荊州荊州牧劉表以爲賓客是  
時禰衡來遊京師詆訾朝士謂無直事反南見戩歎  
之曰所謂劔則于將莫邪木則椅桐梓漆人則顏冉  
仲弓也 三輔決錄曰弭生字仲叔其父賤故張伯



英與李幼才書曰弭仲叔高德美名命世之才也非弭氏小族所當有新豐瘠土所當出也 郭泰別傳曰泰字林宗少遊汝南先過袁閔不宿而退遂往從黃憲累日方還或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君子若干萬頃陂澄之不清混之不濁不可量也 青州先賢傳曰京師號曰陳仲舉昂昂如千里驥周孟玉瀏瀏如松下風 姚信士緯曰周勃之勲不如霍光此前史所載較然可見而以勃功大於光意竊不安何者勃本高帝大臣官尊勢顯衆所歸向居太尉位擁兵百萬既有陳平

王陵之力又有朱虛諸王之援屬寄遊說以請因衆之心易以濟事若霍光者以倉卒之際受寄託之任輔弼幼主天下晏然遇燕王上官之亂誅除凶逆以靖王室廢昌邑立宣帝任漢家之重隆中興之祚參贊伊周爲漢賢相推驗事效優劣明矣 世說曰王濬冲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二童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二賢當爲吏部尚書冀爾時天下無復滯才 又曰嵇中散語趙景真卿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風恨量小狹趙答曰尺表能審璇衡之度寸管能測往復之

畧何必在大但問識何如耳一又曰諸葛瑾其弟亮  
及從弟誕並有盛名各在一國于時以為蜀得其龍  
吳得其虎魏得其狗 又曰王大將軍稱王夷甫處  
衆人之中如珠玉在瓦石間 又曰世中稱庾文康  
為豐年玉庾稚恭為荒年穀 又曰魏明帝世使后  
弟毛曾與夏侯太初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時目  
夏侯太初朗如日月入懷

品藻二帖

案本作藻鑑

水鏡

龐德公自謂諸葛孔明為卧龍龐  
統士元為鳳雛司馬德操為水鏡

玉人

晉王敦以衛玠

為玉

髯絕倫

蜀關羽字雲長督荊州聞馬超來降舊  
非故人與諸葛亮書問超人才誰比亮

知羽當與並驅爭先乃答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猛過  
人一世之烈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若  
髯之絕倫逸羣也羽美髯傑出因問陳蕃徐穉袁闕  
常著先後蕃曰閔王公之族聞道訓著生三輔仁義  
之俗不扶自直穉爰自江南甲薄之域角立傑出宜  
為先猶得其半蜀龐統字士元為郡功曹性好人倫  
善人少惡人多不美其言則聲名不足慕而為善者  
少矣拔十得五猶得其半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  
必於其倫禮擬人必璞玉渾金王戎曰山濤如璞玉  
其宗廟武庫裴楷曰夏侯玄云肅肅如入宗廟但見  
在前瑕玷靡所不見山濤一時之佳龐統至吳多聞  
若登山臨下幽然深遠矣一統之子可謂駑馬有  
會閭門陸績顧劭全驚皆往統曰陸子可謂駑馬有  
逸足之力顧子可謂駑馬有  
好施慕名似汝南樊子昭一世之烈前但虞傷缺  
雖智力不多亦一時之佳

用嘗謂李邕如干將莫耶太無阜白鍾結兄子觀李

與膺年齊並有令名觀有退讓之風膺謂觀曰孟軻

以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公何太無阜白觀以白皓

國武子招人過以致怨本今豈其時汝道是也聰明

仁智吳使趙咨於魏魏帝問吳主何等主對曰聰明

於行陳是其明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取荆州不血

刃是其智據三州虎視天下是其雄屈身於陛下是

其畧簡要清通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

以楷王肅三友魏劉寔以王肅忠於事上好下佞已

為之吝惜財物而理叔度萬頃詳類

論後漢孔融汝穎優劣論曰融以汝南士勝穎川士

陳長文難融答之曰汝南戴子高親止千乘萬騎與

光武皇帝共於道中穎川士雖抗節未有頡頏天子

者也汝南許子伯與其友人共說世俗將壞因夜舉

聲號哭穎川雖憂時未有能哭世者也汝南府許掾

教太守鄧晨圖開稻陂數萬頃累世獲其功夜有火

光之瑞韓元長雖好地理未有成功見效如許掾者

也汝南張元伯身死之後見夢范巨卿穎川士雖有

奇異未有能神而靈者也汝南應世叔讀書五行俱

下穎川士雖多聰明未有能離婁並照者也汝南李

洪為太尉掾弟煞人當死洪自劾詣閣乞代弟命便

飲醜而死弟用得全穎川雖尚節義未有能煞身成

仁如洪者也汝南翟子威為東郡太守始舉義兵以討王莽賴川士雖疾惡未有能破家為國者也汝南袁公著為甲科郎上書欲治梁冀賴川士雖慕忠讜未有能投命直言者也魏夏侯玄樂毅論曰夫求古賢之意宜以大者遠者先之必迂迴而難通然後已焉可也觀樂生報燕惠王之書其殆庶乎知機合道以終始者與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以天下為心者也夫欲極道德之至量務以天下為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王樂生之志豈其局迹當時止於兼并而已哉舉

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令於天下也邁至德以率列國則幾於湯武之事矣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收民明信以待其弊將使即墨莒人顧仇其上願釋干戈賴我猶親善守之智無所施之然求仁得仁即墨大夫之義也任窮則從微子適周之道也開彌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之志我澤如春下應如草道光宇宙智者宅心然則鄰國傾慕四海延頸思戴燕主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於

兩邑乃所以致速於天下也不幸之變勢所不圖敗於垂成時運固然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顧城拔而業乖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顧業乖與變同也由是觀之樂生之不屠二城其亦未可量也晉張輔名士優劣論曰世人見魏武皇帝處有中土莫不謂勝劉玄德也余以玄德爲勝夫撥亂之主先以能收相獲將爲本一身善戰不足恃也世人以玄德爲呂布所襲爲武帝所走舉軍東下而爲陸遜所覆雖曰爲呂布所襲未若武帝爲徐榮所敗失馬被創之危也玄德還據徐州形勢未合在荊州景升父

子不能用其計舉州降魏手下步騎不滿數千爲武帝大衆所走未若武帝北騎所禽突火之急也爲陸遜所覆未若武帝爲張繡所困挺身逃遁以喪二子也然其忘克安忍無親董公仁賈文和何以佯愚自免荀文若楊德祖之徒多見賊害行兵三十餘年無不親征功臣謀士曾無列土之封仁愛不加親戚惠澤不流百姓豈若玄德威而有恩勇而有義寬弘而大畧乎諸葛孔明達治知變殆王佐之才玄德無強盛之勢而令委質張飛關羽皆人傑也服而使之夫明闇不相爲用能否不相爲使武帝雖處安強不爲

之用也况在危急之間勢弱之地乎若令玄德據有中州將與周室比隆豈徒三傑而已哉 又曰世人論司馬遷班固多以固爲勝余以爲失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叙二百年事八十萬言固煩省不敵不如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鑒誠人道之常中流小事無取皆書不如二也毀敗晁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旣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爲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逞詞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此真所以爲良史也 又曰樂毅諸葛孔明之優劣夫以毅相弱燕合五國之兵以破強齊

雪君王之恥圍城而不急攻將令道窮而義服此則仁者之師莫不謂毅爲優余以五國之兵共伐一齊不足爲強大戰濟西伏尸流血不足爲仁夫孔明包文武之德劉玄德以知人之明屢造其廬咨以濟世奇策泉涌智謀從橫遂東說孫權北抗大魏以乘勝之師翼佐取蜀及玄德臨終禪其大位在擾攘之際立童蒙之主設官分職班叙衆才文以寧內武以折衝然後布其恩澤於中國之民其行軍也路不拾遺毫毛無犯勲業垂濟而隕觀其遺文謀謨弘遠雅規恢廓已有功則讓於下下有闕則躬自咎見善則遷

納諫則改故聲烈振於遐邇也孟子曰聞伯夷之風  
貪夫廉余以為觀孔明之忠姦臣立節矣殆將與伊  
呂爭儔豈徒樂毅為伍哉

○名譽

實質 莊子名者世用舉世用之坐馳而馳黃鼓駢明枝仁  
以收名聲使天下策鼓以行浮於德蕩乎假吾  
名馬注言假為子以為犇命狗身疾不稱疾  
世而名永終譽詩以永終譽勿取名魏文帝謂盧毓  
有名如畫地作可責實虛毓對曰名不足以得異人  
善然後有名非所常惡乎成君子去仁常士畏教慕  
疾止可循名責實也聞然章聞然

章無聞四十五十而無聞必聞在邦為史不好直不

恐人知為吏之跡為善無近名飾非釣名漢汲黯言

違道干譽 斃斃為仁 踉跄為義 伯夷死名

烈士狗名

○質文藝文類聚

禮記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  
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又曰禮有以文為貴者天  
子龍卷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  
璪有十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  
文為貴也禮有以素為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

珪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而寡此以素爲貴也 又曰壹獻質三獻文 左傳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又曰昭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公至自楚僖子病不能禮乃講學之 又曰齊慶封來聘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 論語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又曰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又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又曰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春秋元命苞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 莊子曰夫澹泊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本道德之質 漢書曰周昌敢直言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昌廷爭之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卽罷 又曰陸賈少有力辯高帝爲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賈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



其書曰新語 又曰曹參代蕭何爲相國無所變更  
一遵何之約束日夜飲酒不事朝政參子密諫參參  
答之二百惠帝讓參參免冠謝曰高帝與蕭何定天  
下法令旣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  
可乎帝曰善百姓謂之曰蕭何爲法較若畫一曹參  
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一 又曰張釋之  
爲謁者僕射文帝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盡不能  
對虎圈齋夫從傍代尉對悉響應無窮帝詔釋之拜  
齋夫爲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人也  
上曰長者又問東陽侯張相如何人也上復曰長者  
釋之曰此兩人言事曾不出口豈効此齋夫喋喋利  
口捷急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以亟疾苛察相高無  
惻隱之實是故不聞其過天下土崩今陛下以齋夫  
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而風靡爭口辯其實不  
可不察也帝乃止 晉書曰殷慶元質畧有明規文  
武可施用也

**論**魏阮瑀文質論曰蓋聞日月麗天可瞻而難附羣  
物著地可見而易制夫遠不可識文之觀也近而易  
察質之用也文虛質實遠踈近密援之斯至動之應  
疾兩儀通數固無攸失若乃陽春敷華遇衝風而隕

落素葉變秋既究物而定體麗物若偽醜器多牢華  
璧易碎金鐵難陶故言多方者中難處也術饒津者  
要難求也意弘博者情難足也性明察者下難事也  
通士以四奇高人必有四難之忌且少言辭者政不  
煩也寡知見者物不擾也專一道者思不散也混濛  
蔑者民不憊也質士以四短違人必有四安之報故  
曹參相齊寄託獄吏欲令姦人有所容立及爲宰相  
飲酒而已故夫安劉氏者周勃正嫡位者周勃大臣  
不强不至華言孝文上林苑欲拜喬夫釋之前諫意  
崇敦朴自是以降其爲宰相皆取堅強一學之士安

用奇才使變典法

魏應瑒文質論曰蓋皇穹肇載

陰陽初分日月運其光列宿曜於文百穀麗於土芳  
華茂於春是以聖人合德天地稟氣淳靈仰觀象於  
玄表俯察式於羣形窮神知化萬物是經故否泰易  
趨道無攸一二政代序有文有質若乃陶唐建國成  
周革命九官咸乂濟濟休令火龍黼黻臨鞞於廊廟  
袞冕旂旒舄奕乎朝廷冠德百王莫參其政是以仲  
尼歎煥乎之文從郁郁之盛也夫質者端一玄靜儉  
嗇潛化利用承清泰御平業循軌量守成法至乎應  
天順民撥亂夷世摘藻奮權赫奕不烈紀禪協律禮

儀煥別覽墳丘於皇代建不刊之洪制顯宣尼之典  
教探微言之所弊若乃和氏之明璧輕穀之袿裳必  
將遊玩於左右振飾於官房豈爭牢僞之勢金布之  
剛乎且少言辭者孟倍所以答郊勞也寡智見者慶  
氏所以困相鼠也今子棄五典之文闡禮智之大信  
管望之小尋老氏之蔽所謂循軌常趨未能釋連環  
之結也且高帝龍飛豐沛虎據秦楚唯德是建唯賢  
是與陸酈摛其文辯良平奮其權譖蕭何創其章律  
叔孫定其庠序周樊展其忠教韓彭列其威武明達  
天下者非一士之術營宮廟者非一匠之矩也逮至

高后亂德損我宗劉朱虛軫其慮辟強釋其憂曲逆  
規其模酈友詐其遊襲據北軍實賴其疇冢嗣之不  
替實四老之由也夫諫則無議以陳問則服汗沾濡  
豈若陳平敏對叔孫據書言辨國典辭定皇居然後  
知質者之不足文者之有餘

○風流

登樓

晉庾亮都督江荆鎮武昌佐吏殷浩之徒乘秋

子於此與不淺便 敢薤亮至將起避之亮曰諸君少住老

據胡牀竟坐譚論 敢薤亮至將起避之亮曰諸君少住老

術之乘月諷詠 謝尚鎮牛渚乘月與左右徵服泛江會

人部

卷一百三十七

十五

風流

終日清譚衍

字夷甫出補元城令樂廣 王衍晉樂廣與王衍俱  
終日清譚縣務亦理樂廣 王衍宅心事外見重於  
時天下言風流者王樂為首

○鑒誠類聚

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 又曰天道惡盈而  
福謙 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又曰帝曰  
來禹洛水儆予成允成功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  
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  
天下莫與汝爭功 又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  
勿庸 又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不作無益害有益  
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

畜珍禽竒獸不育於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  
賢則邇人安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  
篑 又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位不期驕祿不期侈  
又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居寵思危  
又曰戒慎無虞罔失法度 又曰戒之用休董之用  
威 毛詩曰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又曰殷鑒不遠  
在夏后之世 禮記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 左傳  
曰晉既勝楚范宣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勿諸臣不  
佞何以及此天命不干常有德之謂也 又曰禍福  
無門惟人所召 又曰臧孫云季孫之愛我美疹也

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疹不如惡石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孝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 論語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戒之在色及其壯也戒之在鬪及其老也戒之在得 又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 家語曰孔子去周而老子送之曰凡當世之士聰明深察而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宏大而危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孔子曰敬奉教 又曰舟非水不行水入舟沒民非君不治民犯上則君危故君子不可不嚴也 又曰顏回謂子路曰力猛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子慎諸 又

曰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與富貴而敬愛何人不親發言不逆可謂知言矣 又曰曾子曰狎甚則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其歡莊足以成禮而已矣 太公金匱曰武王問師尚父曰五帝之戒可得聞乎師尚父曰舜之居民上矜矜如履薄冰禹之居民上慄慄如恐不滿湯之居民上翼翼乎懼不敢息 又曰吾聞道自微而生禍自微而成 管子曰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公曰何不爲寡人壽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無忘在莒管仲無忘其束縛在魯甯戚無忘飯牛車下公避席再拜

鬻子曰昔周公使康叔守殷戒之曰無殺不幸寧失  
有罪亦有無罪而見誅無有有功而不賞慎之 晏  
子曰君子居必擇鄰遊必就士可以避患也 又曰  
其文好者身必剝其角美者身見煞甘泉必竭直木  
必伐 又曰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  
祿益厚者施益博 又曰人之將疾必先不甘梁肉  
之味國之將亡必先惡忠臣之語 孫卿子曰孔子  
對魯哀公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  
覆舟君以此思危則不危焉 又曰得師者王得疑  
者霸自爲謀莫已若者亡 又曰伯禽將歸於魯周

公謂伯禽曰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  
馬爭走智如士不與士爭智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  
成王之叔父吾於天下亦不賤也常握髮吐餐以接  
天下士矣 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帶以自緩董安  
于心緩佩弦以自急故能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  
之謂明王 淮南子曰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  
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愿怨反性則貴  
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 韓詩外  
傳曰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  
故無常安之國宣治之民得賢則昌不肖則亡夫明

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鄙語曰不知爲吏  
視已成事前車覆後車誠又曰曾子曰君子有三  
言可寶而佩也一曰無內䟽而外親二曰身不善而  
怨他人三曰患已至而後呼天說苑曰魏武侯浮  
西河中流謂吳起曰美哉河山之固此魏國之寶也  
對曰在德不在險昔夏桀之君左河濟右太華伊闕  
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不循仁政湯放之武侯曰善  
又曰有身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高而擅權者君惡  
之祿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新序曰齊王聘田巴  
先生而將問政焉對曰政在正身正身之本在於羣

臣王召臣臣改制鬻飾問於妾奚若妾愛臣諛臣曰  
佞臣臨淄水而觀然後自知醜惡也今齊之臣諛王  
者衆王能臨淄水見已之惡過而自改齊國治矣  
戰國策曰昔儀狄作酒而美進之於禹禹飲而甘之  
遂䟽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漢  
書曰楊惲失官居家治產業起室宅孫會宗戒之曰  
爲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恐爲可憐之意不當通賓客  
有稱譽也東觀漢記曰馮勤遷司徒是時三公多  
見罪退上欲見令以善自殄乃因讌見令以善之曰  
朱浮上不忠於君下凌轢同列竟以中傷人臣放逐

遭誅雖追加賞賜不足以償不訾之身忠臣孝子之  
覽照前世以爲鏡誠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  
光乎當世功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又曰樊宏爲  
人謙慎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天道惡  
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已豈不樂哉  
又曰班超爲都護以任尚代超尚謂超曰君在外  
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宜有以誨之超曰塞  
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而蠻夷懷  
鳥獸之心難禁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人魚察政  
不及得下和宜陽爲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

魏繁欽遠成勸戒詩曰肅將王事集此揚土凡我  
同盟旣文旣武郁郁桓桓有規有矩務在和光同塵  
共垢各竟其心爲國蕃輔閭閻衍衍非法不語可否  
相濟闕則云補又雜詩曰世俗有險易時運有盛  
衰老氏和其光遠瑗貴可懷魏應璩雜詩曰細微  
可不慎隄潰自蟻隙腠理早從事安復勞鍼石哲人  
覩未形愚夫闇明白曲突不見賓焦爛爲上客思願  
獻良規江海儻不逆狂言雖寡善猶有如雞跖雞跖  
食不已齊王爲肥澤晉嵇紹贈石季倫詩曰人生  
稟五常中和爲至德嗜欲雖不同伐生所不識仁者



安其身不爲萬物惑事故誠多端未若酒之賊內以損性命煩辭傷軌則屢飲致疲怠清和自否塞陽堅敗楚軍長夜傾宗國詩書著明戒量體節飲食遠希彭聃壽虛心處冲默茹芝味醴泉何爲昏酒色

**賦**魏文帝戒盈賦序曰避暑東閣延賓高會酒酣樂作悵然懷盈滿之戒乃作斯賦惟應龍之將舉飛雲降而下征資物類之和感信貫徹之通靈何今日之延賓君子紛其集庭信臨高而增懼獨處滿而懷愁願羣士之箴規博納我以良謀 吳楊泉贊善賦曰伊善惡之所施乃禍福之爲階行德安而保身忘爲

害而自危故先民之有作執溫恭而不虧云顏冉之遭命怪禍福之參差夫二賢之履道歷千載而見知身既沒而名存厥復戚乎何爲夫死生之有命非神明之所規故積善之家厥福惟昌積惡之門必有餘殃是以趙武好善厥胤以長三郟好勝厥身以亡古人從善如不及去惡如探湯何福德而難值而禍惡之易當

**贊**晉戴逵申三復贊曰嗜好深則天機淺名利集則純白離如此故識鑒逾昏驕淫彌太心與慎乖則理與險會然後役智以御險履險以逃害故陰陽寇其

內人力攻其外陰陽結則金石爲之消人事至則雖  
智不足賴若然者雖翠幄華堂焉得而康之列鼎重  
味焉得而嘗之 周庾信周公伯禽贊曰伯禽居魯  
鳴玉來朝周公問政治國風謠北山有梓南山有橋  
禮容雖備俯仰無驕

歲梁武帝凡百箴曰凡百衆庶爾其聽之事無大小  
先當熟思思之不熟致成久覆其心不定不可施令  
是曰亂常是曰敗政弗止辱身亦喪厥命勿恃爾尊  
驕慢淫昏勿謂爾貴長夜荒醉日不恒中月盈則虧  
履邪念正居安思危莫言爾賤而不受命君子小人

本無定性莫言人微而以自輕水清照靜表直影端  
近取諸身無假遠觀猗歟哲人勿謂斯難

劄晉潘岳兩階銅人訓曰言之有臧託乎多士言之  
不臧絕之由已無曰莫傳宣于四海無曰莫聞響振  
萬里樞機之發榮辱之徵怨豈在大纖芥是興

誠漢東方朔誠子曰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優哉游哉  
與道相從首陽爲拙柳惠爲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  
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是故才盡者身危好名者得華  
有羣者累生孤貴者失和遺餘者不償自盡者無多  
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

無有常家 後漢鄭玄戒子曰宿業衰落仍有失誤  
年入此歲而七十矣於禮可傳家事今我告爾以老  
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  
憂患展敬墳墓春秋觀省野物胡常扶杖出門乎家  
事大小汝一承之求爲君子之道鑽研勿替敬順威  
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已志可不深  
念耶 後漢高義方清誠曰天長而地久人生則不  
然又不養福祿以全其壽年飲酒病我性思慮害我  
神美色伐我命利慾亂我真神明無聊賴愁毒於衆  
煩中年棄我逝忽若風過山形氣各分離一往不復

還上士愍其痛抗志凌雲煙滌蕩棄穢累飄邈任自  
然退修清以淨存吾玄中玄澄心翦思慮泰清不受  
塵恍惚中有物希微無形端智慮赫赫盡谷神綿綿  
存 魏王肅家誡曰夫酒所以行禮養性命歡樂也  
過則爲患不可不慎是故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  
得醉先王所以備酒禍也凡爲主人飲客使有酒色  
而已無使至醉若爲人所強必退席長跪稱父戒以  
辭之敬伸辭君而况於人乎爲客又不得唱造酒史  
也若爲人所屬下坐行酒隨其多少犯令行罰示有  
酒而已無使多也禍變之興常於此作所宜深慎

魏王祖家誠曰夫立功者有二難功就而身不退一難也退而不靜務伐其功二難也且懷祿之士耽寵之臣苟患失之何所不至若樂毅帥弱燕之衆東破強齊收七十餘城其功盛矣知難而退保身全名張良杖劍建策光濟大漢辭三萬戶封學養性之道棄人間之事卒無咎悔何二賢綽綽有餘裕哉治家亦有患焉積而不能散則有鄙吝之累積而好奢則有驕上之罪大者破家小者辱身此二患也 晉嵇康家誠曰人無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有所准行當量其善者擬議而後動若心之所之則口與心誓守死

無二恥躬不逮期在必濟若心疲體懈或牽於外物或累於內欲不堪近患不忍小情則議於去就議於去就則二心交爭二心交爭則向所以見役之情勝矣或有中道而廢或有未成而敗以之守則不固以之攻則怯弱與之誓則多違與之謀則善泄臨樂則肆情處逸則極意故雖榮華熠熠無結秀之効終年之勤無一日之功斯君子所以歎息也若夫申胥之長吟夷叔之全潔展季之執信蘇武之守節可謂固矣故以無心守之安而體之若自然也乃是守志盛者也 吳陸景誠盈曰富貴天下之至榮位勢人情

之所趨然古之智士或山藏林竄忽而不慕或功成  
 身退逝若脫屣者何哉蓋居高畏其危處滿懼其盈  
 富貴榮勢本非禍始而多以凶終者持之失德守之  
 背道道德喪而身隨之矣是以留侯范蠡棄貴如遺  
 叔敖蕭何不宅美地此皆知盛衰之分識倚伏之機  
 故身全名著與福始卒自此以來重臣貴戚隆盛之  
 族莫不罹患構禍鮮以善終大者破家小者滅身唯  
 金張子弟世履忠篤故保貴持寵祚鍾昆嗣 晉李  
 充起居誡曰温良恭儉仲尼所以為貴小心翼翼文  
 王所以稱美聖德周達無名斯亦聖中之目也中人  
 而有斯行則亦聖人之一隅矣而末俗謂守慎為拘  
 吝退懼為怯弱不遜以為勇無禮以為達異乎吾所  
 聞也

**宋**顏延之庭誥曰若能服温厚而知穿弊之苦周  
 明之德也厭滋旨而識空嗛之急仁恕之功也豈與  
 夫比髮膚於草石方手足於飛走者同其意哉罰慎  
 其濫惠誠其偏罰濫則無以為罰惠偏則不如無惠  
 嫌或疑心誠亦難分動容竊鉄束裝盜金又何足論  
 也是以前王作典明慎議獄而僭濫易意火含煙而  
 煙妨火桂懷蠹而蠹殘桂然火勝則煙滅蠹壯則桂

折故性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昏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知其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與之變矣唯夫金貞玉粹者乃能處而不汙其身耳故曰丹可滅而不能使無赤石可毀而不能使無堅苟非丹石之性必慎浸染之

後漢崔瑗座右銘曰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俗譽不足慕唯仁爲紀綱隱身而後動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戒柔弱者之徒老氏誠剛強在涅貴不淄曖曖内含光

魏下蘭座右銘曰重階連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棟必濁汝真金寶滿室將亂汝神厚味來殃艷色危身求高及墜務厚更貧閑情塞欲老氏所珍周廟之銘仲尼是遵審慎汝口戒無失人從容順時和光同塵無謂冥漠人不汝聞無謂幽冥處獨若羣不爲福先不與禍鄰守玄執素無亂大倫常若臨深終始惟純

書後漢崔駰與竇憲書曰駟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皆所不宜

而或蹈之者思效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尚賢之風駟幸得充下館序後陳是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者也 梁簡文帝誠當陽公書曰汝年時尚幼所闕者學可久可大其唯學歟所以孔丘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若使牆面而立沐猴而冠吾所不取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 梁孝元帝與學生書曰吾聞斷玉爲器論乎知道惟山出泉譬乎從學是以

執射執御雖聖猶然爲弓爲箕不無以矣抑又聞曰漢人流麥晉人聚螢安有挾冊讀書不覺風雨以至朗月章奏不知爝火爲微所以然者良有以夫可久可大莫過乎學求之於已道在則尊 梁徐勉與大息山松書曰家世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中年聊於東田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爲宅儻獲懸車致仕實欲歌笑於斯經營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松竹成陰塋陌交通渠畎相屬茅樓迴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岑叢薄不無糾紛之興雖云人外城闕密邇凡爲人長殊復不

易當使中外諧緒人無間言先物後已然後可貴老子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更招巨利汝當勉最見賢思齊不宜忽畧以棄日也非徒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 梁范縝與王僕射書曰君侯匡輔聖朝中夏無虞既盡美矣又盡善矣唐堯非不隆也門有謗木虞舜非不盛也庭懸諫鼓周公之才也樂聞譏諫故明君賢宰不憚諤諤之言布衣窮賤之人咸得獻其狂瞽先王所以有而勿亡得而勿失功傳不朽名至今者用此道也

**論**晉潘尼安身論曰蓋崇德莫盛乎安身安身莫大乎存政存政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幾也行者安危之決也故君子不妄動也必適於道不徒語也必經於理不苟求也必造於義不虛行也必由於正夫然用能免或擊之凶享自天之祐故身不安則殆言不順則悖交不審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存乎中則憂患接乎外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 晉袁宏去伐論曰夫君者必量才任



以授官參善惡以毀譽課功過以賞罰者也苟伐其善必忘其惡於是怨責之情必存乎心希望之氣必形乎色此矜伐之士自賢之人所以為薄而先王甚惡之者也君子則不然勞而不伐施而不德致恭以存其位下人不隱其功處不避汗官不辭卑唯懼不任唯患弗能故力有餘而智不屈遠咎悔而行成名立也

唐類函卷一百三十七

唐類函卷一百三十八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雲間董其昌校訂

人部十八

諷 諫 對問

(謗諫)

(不諫附)

對見

○諷藝文類聚

毛詩序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禮記曰吳侵陳斬祀殺厲夫差使行人儀問太宰嚭曰師必有人人之稱斯師也則謂之何大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

厲之師與 左傳曰魏獻子為政梗楊人以獄上其  
 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閭沒汝寬欲諫饋入召  
 之食比置三歎魏子曰三歎何也對曰願以小人之  
 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詳 晏子  
 曰齊景公樹竹令吏守之公出過之有斬竹者拘之  
 將加罪焉晏子曰君聞吾先君丁公乎曰何如對曰  
 丁公伐曲沃勝之止其財出其民有與死人以出者  
 公怪之令視之則其中有金玉焉吏請殺其人丁公  
 曰以兵攻城以衆圖財不仁且君人者寬惠慈衆身  
 不妄誅令吏舍之公曰善令出斬竹之囚舍之 又

曰齊景公所愛馬暴死景公怒令刀解養馬者晏子  
 請數之云云詳 列子曰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  
 鉏仰而笑之公問何故笑對曰笑臣之鄰人也臣之  
 鄰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之言顧  
 視其妻亦有招之者臣竊歎之也公乃止 呂氏春  
 秋曰楚莊王立三年不聽朝成公賈入諫曰有鳥止  
 於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祥王曰是鳥  
 雖無飛飛將冲天雖無鳴鳴將駭人賈出矣不穀知  
 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十人所退者五十人羣臣大  
 悅 韓詩外傳曰齊景公之時民有得罪者公怒縛

置殿下召左右支解之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而問曰古明王聖主支解人從何支始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孔叢子曰陳惠侯大城因起陵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二監吏將殺之孔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孔子曰美哉斯臺自古帝王爲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赦所執吏說苑曰趙簡子舉兵伐齊有被甲士申護笑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乃有宿笑當桑之時臣隣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追之不能得還反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

吾伐國失國是吾曠也還師而歸又曰齊桓公逐鹿入谷見一老公問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谷以臣名之桓公曰視公儀狀非愚人何爲以公名之對曰臣故畜特牛生子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以臣爲愚故名愚公管仲再拜曰此夷吾之過也使堯在上咎繇爲理安有取駒者乎又曰吳王欲伐荆舍人小孺子懷丸操彈遊於後園露沾其衣王曰何沾衣如此對云云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利而不顧其後患也王曰善哉乃罷兵詳雀新序曰趙簡子上羊開阪羣臣皆偏褻推車而唐會

擔戟行歌簡子曰寡人上阪羣臣推車會獨行歌不推車是會為臣而侮其主其罪何若對曰臣侮主之罪當死死為妻子為戮也君雖聞為臣侮主之罪君亦聞為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何若對曰智者不為謀辯者不為使勇者不為鬪夫智者不為鬪亦則社稷危辨者不為使則指事不通勇者不為鬪則邊境侵三者不使則君難保簡子乃罷推車又曰魏文侯與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羣臣皆曰君仁君也次問翟黃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

是以知君之非仁君也文侯怒而逐翟黃翟黃趨而出次任坐坐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黃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曰善復召翟黃國語曰晉平公射鵠使豎襄搏之不得公怒將殺之叔向曰君必殺之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為大甲以封於晉今君嗣唐叔射鵠不得是揚吾君之耻速殺之無令遠聞君恟恟乃赦之史記曰秦二世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云云二世笑而止城又曰孫叔敖病將死屬其子曰貧困往見優孟後其

人部 卷一百三十一 四  
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孟曰無遠行時楚莊王欲以優孟爲相對曰請與婦人計之三日後優孟來王曰何如曰婦言無爲楚相孫叔敖盡忠以治楚楚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王乃召孫叔敖子以四百戶奉其祀 又曰東武侯母嘗養漢武帝號太乳母乳母家子孫橫暴徒邊乳母當辭見郭舍人爲下泣舍人曰卽入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入辭如其言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寧尚須汝乳而活耶尚何還顧於是上憐悲之乃下詔無徙乳母 又曰田叔相

魯初到民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渠率二十人答各五十怒之曰王非若王耶何敢言若王魯王聞之大慙 東方朔傳曰人有煞上林鹿者武帝下有司煞之東方朔曰是人固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煞人使天下以陛下爲重鹿賤人匈奴卽有急推鹿觸之武帝嘿然遂赦之詳鹿 蜀志曰天旱禁酒釀者刑吏索得釀具欲令與作酒者同罰簡雍從先王遊見一男子行道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者同先王大笑而原欲釀者詳酒 世說曰桓玄好獵麋兔騰逸參佐無不被繫桓道茶常自帶綿絳繩著腰中玄問用

此何為答曰獵好縛人士會被縛手不能堪痛也玄自此少差

諷二帖

抒情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舍肉類考叔食舍肉欲以發問刺今陳古以刺

諫寤主諷者言非而折事不指陳或義引古箴規今情見辭賦庶為寤主有以興物

補察 智在圖危 直惟惡訐 出入諷諫 朝夕

論思 臨食興歎閤沒言小人之心 飲酒流涕晏

子為大臺之役 忠而謀國既三思而後行 敏以

寤君亦一言以為智 君心有寤冀擇善而從之

臣節貴忠終惡訐為直者

詩漢韋孟諷諫詩序曰孟為元王傅又傅子夷王及孫王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諷諫曰肅肅我祖國自豕韋黼衣朱紱四牡龍旂彤弓斯征撫寧遐荒總齊羣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勳績惟光至于有周歷世會同王叔聽譖寔絕我邦悠悠嫚秦上天不寧乃睠南顧授漢于京乃命厥弟建侯於楚俾我小臣惟傅是輔兢兢元王恭儉靜一惠此黎民納彼輔弼爰及夷王克奉厥緒咨命不永惟王統祀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繼祖考邦事是廢逸遊是娛人馬悠悠是放是駢所弘匪德所親匪俊唯囿是恢唯諛

是信嗟嗟我王漢之睦親曾不夙夜以休令問 魏  
應璩百一詩曰年歲在桑榆東岳與我期長短有常  
會遲速不得辭斗酒當爲飲無爲待來茲室廣致凝  
陰臺高來積陽柰何季世人侈靡及宮墻飾巧無窮  
極土木被朱光徵求傾四海雅意猶未康 晉趙整  
諷諫詩曰昔聞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水本自清是  
誰攬令濁 又詩曰北園有一樹布葉垂重蔭外雖  
饒棘刺內實有赤心 又諫歌曰不見雀來入燕室  
但見浮雲蔽白日

賦楚荀况賦曰天下不治請陳危詩天地易位四時  
異鄉列星隕墜日暮晦冥幽暗登照日月下藏公正  
無私見謂縱橫志愛公私重權疏堂道德純備讒口  
將將仁人詘約教暴擅強天下幽險怨失世殃龜龍  
爲輿艇鴟梟爲鳳皇比干見剖孔子居匡昭昭乎其  
智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之  
大行也暗乎天下之晦盲也璇玉璫琳不知佩也雜  
布與綿不知異也閭姬子奢莫之謀也媼母力父莫  
之喜也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危爲安以吉爲凶嗚  
呼上天曷惟其同 楚宋玉諷賦曰楚襄王時宋玉  
休歸唐勒讒之於王曰玉爲人身體容冶內多微辭

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大王願王疏之玉休還王謂玉  
曰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寡人不亦薄乎玉曰臣嘗出  
行僕饑馬疲主人之女翳承日之華披翠雲之裘更  
被白縠之單衫垂珠步搖來排臣戶爲臣炊彫胡之  
飯烹露葵之羹以其翡翠之釵挂臣冠纓爲臣歌曰  
歲將暮今日已寒中心亂兮勿多言臣復援琴爲秋  
竹積雪之曲主人女又爲臣歌曰怵惕心兮徂玉牀  
橫自陳兮君之傍君不御兮妾誰怨日將至今下黃  
泉 又釣賦曰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玄泉上而  
竝見於楚襄王登徒子曰夫玄泉天下之善釣者也

以三尋之竿八絲之線以出三尺之魚於數仞之中  
可謂無術乎襄王曰善宋玉進曰今玄泉釣又焉足  
爲大王言乎王曰子所謂善釣者何玉曰善釣者其  
竿非竹其綸非絲其鉤非鍼其餌非蠅也王曰願遂  
聞之宋玉曰昔堯舜禹湯之釣也以聖賢爲竿道德  
爲綸仁義爲鉤利人爲餌四海爲池萬民爲魚其釣  
道微也非聖孰能察之王曰釣未可見也宋玉曰其  
釣易見昔殷湯以七十里興利除害天下歸之其餌  
可謂芳矣南面以掌天下歷載數百到今不廢其綸  
可謂多矣羣生浸其澤民氓畏其罰其釣可謂善矣



功成而不墜名立而不改其竿可謂強矣夫竿折綸  
絕餌墮釣決魚失則夏桀殷紂不通夫釣術也 晉  
陸機豪士賦曰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  
何則修心以爲量者在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  
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  
落葉候微颺以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以泣  
而琴之感以末何哉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  
泣不足煩哀響也苟時啓以天理盡於民庸夫可以  
濟聖賢之功斗筭可以定烈士之業故曰才未半古  
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 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

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  
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  
表哉衆心日侈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瞪眄謂足以誇  
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然後河海之跡堙  
爲窮流一匱之巖積成山岳豈不謬哉故聊賦焉世  
有豪士兮遭國顛沛攝窮運之歸期嘗衆通之所會  
苟時至而理盡譬摧枯與振敗因天地以運動恒才  
瓌而功大於是禮極上典服盡暉崇儀北辰以葺宇  
實蘭室而桂宮撫玉衡於樞極運萬物乎掌中伊天  
道之剛健猶時至而必誓日罔中而弗晏月何盈而

不闕襲覆車之危軌笑前乘之去穴若知險而退止  
趨歸蕃而自戢推璇璣以長謝顧萬物而高揖託浮  
雲以邁志豈咎去之能集擠爲山以自隕歎禍至於  
何及

**論**魏曹植令禽惡鳥曰國人有以伯勞生獻者王召  
見之侍臣曰世同惡伯勞之鳴敢問何謂也王曰昔  
尹吉甫用後妻之讒殺孝子伯奇吉甫後悟追傷伯  
奇出游於田見鳥鳴於桑其聲噉然吉甫動心曰伯  
奇乎鳥乃撫翼其音尤切吉甫乃顧曰伯勞乎是吾  
子棲吾輿非吾子飛勿居鳥尋聲而棲于蓋吉甫遂

射殺後妻以謝之故俗惡伯勞之鳴言所鳴之家必  
有尸也此好事者附名爲之說而今普傳惡之其實  
否也伯勞以五月而鳴應陰氣之動陰爲賊害蓋賊  
害之鳥也其聲嗚嗚然故俗憎之若其爲人災害愚  
民之所信通人之所略也鳥鳴之惡自取憎人言之  
惡自取滅不能有累於當世也而凶人之行弗可易  
梟鴟之鳴弗可更者天性然也昔荆之梟將巢於吳  
鳩遇之曰何去荆而巢吳乎梟曰荆人惡予之聲鳩  
曰子如不能革子之音則吳楚之民不易情也爲子  
計者莫若宛頸戢翼終身勿復鳴也昔會朝議者有

人問曰寧有聞梟食其母乎有答之者曰嘗聞鳥反哺未聞梟食其母也問者慙悵不善也得螭者莫不馴而放之為利人也得蚤者莫不糜之齒牙為害身也鳥獸昆蟲猶以名聲見異况夫吉士之與凶人乎

○諫一藝文類聚

尚書曰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 周官曰保氏掌

諫王惡 養國子以道也鄭玄注曰諫者以禮義正之 禮記曰為

人臣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

諫而不從則號泣而隨之 左傳曰公將如棠觀魚

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

器用則君不舉焉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

以講事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阜隸之事

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

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 又曰宋華父督以郕大鼎

賂公納於太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

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

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實

其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

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郕鼎在廟

彰孰甚焉 又曰晉侯假以伐虢官之奇諫

曰號虞之表也號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  
二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  
虞號之謂也 又曰晉師爲楚所敗荀桓子請死晉  
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  
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煞之夫其敗也如  
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論語曰事  
父母幾諫 逸禮曰衛史鮒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死  
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遽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  
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能成禮死而置尸於  
北堂於我足矣靈公往吊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於

靈公公失容曰吾失矣立召遽伯玉而貴之召彌子  
瑕而退之徒喪於堂成禮而後去 晏子曰景公有  
所愛槐令吏守之犯槐者死有過而犯之者君令吏  
收而拘之將加罪焉晏子明日早朝諫曰君窮民財  
力繁鐘鼓之樂極宮室之觀犯槐者死刑煞不稱賊  
民之深者也君饗國德行未見於衆而刑辟著於國  
嬰恐其不可以莅國子民也公曰善罷守槐之役出  
犯槐之囚 又曰景公爲臺臺成又欲爲鐘晏子諫  
曰君今旣已築臺矣又斂於民而爲鐘則民必哀矣  
斂民哀以爲樂不祥非所以君民也公乃止 又曰

景公畋十有八日而不反晏子往見公比至衣冠盡  
不正望遊而馳公見逆勞曰夫子何爲遽至國家得  
無有故乎晏子對曰無恙也雖然嬰願有復也國人  
皆以君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人無乃不可乎公  
於是罷田即日歸 呂氏春秋曰越饑請食於吳子  
胥諫曰不可與也夫吳之與越接土鄰境道易人通  
仇讐敵戰之國非吳喪越越必喪吳今將輸之粟是  
長吾仇讐財匱民怨悔無及也吳王不從後吳饑請  
於越越弗與反攻之夫差爲禽 又曰衛靈公天寒  
鑿池苑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哉苑

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民  
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 王孫子新書曰楚莊王攻  
宋厨有臭肉罇有敗酒將軍子重諫曰今君厨肉臭  
而不可食罇酒敗而不可飲而三軍之士皆有饑色  
欲以勝敵不亦難乎莊王曰善 又曰楚靈王坐章  
華之臺侍御數百隋珠照日羅衣從風孫叔敖入諫  
曰昔桀紂行此而亡今四境內侵諸侯加兵土地日  
削百姓乖離今君內寵無乃太盛與靈王再拜曰寡  
人過矣微子之言社稷幾傾於是出宮女之不進者  
數百人百姓大悅 說苑曰楚莊王築層臺延石于

人部 卷一百三十一  
重延壤百里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已入諫  
莊王曰昔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曹不用僖負羈  
而宋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桀然關龍逢而湯  
得之紂然比干而武王得之遂趨出王遽追之曰吾  
用子之諫先是說寡人者不足動寡人之心故皆至  
死明日出令有能入諫者吾與爲兄弟廢層臺罷民  
又曰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  
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  
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喑上無聞則謂之聾  
聾喑則非害治國家如何且合升斗之穀以滿倉廩

泰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  
用一士之言也 又曰楚莊王立三年不聽朝令於  
國曰寡人惡爲人臣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  
稷有諫卽死無赦蘇縱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  
愛死而不諫則非忠臣也乃諫莊王立鍾鼓之間王  
左伏楊姬右擁越姬曰吾鍾鼓不暇何諫之聽縱曰  
臣聞之好樂者迷荆國亡無日矣王曰善左執縱手  
右抽佩刀列鍾鼓之懸明日授縱爲相 又曰晉靈  
公造九層臺廢用千億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孫息  
乃諫曰臣能累十三搏棊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吾少

學未嘗見也子爲寡人作之孫息卽以棊子置其下  
加九雞子其上左右惜懼靈公扶伏氣息不續公曰  
危哉危哉孫息曰臣謂是不危也復有危此者公曰  
願見之孫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  
得織國用空虛戶口減少吏民叛亡鄰國謀議將興  
兵社稷一滅君何所望靈公曰寡人之過乃至於此  
卽壞九層之臺 史記曰趙肅侯遊大陸出於鹿門  
大戊午扣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  
下車而謝之 又曰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  
遠方黔首未集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

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 又曰沛公  
入秦宮室幃帳重寶狗馬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  
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張良諫曰夫秦爲無道  
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編素爲資今始  
入秦卽安其樂此所以助桀爲虐也且忠言逆耳利  
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沛公乃還軍灞上 又曰高  
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曰太子仁孝天  
下皆聞之吕后與陛下攻苦食淡其可背哉必欲廢  
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帝曰公罷矣吾  
特戲耳叔孫通曰太子者天下根本本一搖天下振

動柰何以天下戲。漢書曰：鄧都景帝時爲中郎，敢言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上入上林，賈姬在廁，野彘入廁，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一姬死復一姬進，陛下縱自輕，柰宗廟太后何？」太后聞之，嘉賜都金百觔，上亦賜金百觔。詳又曰：薛廣德敢直言諫，許上幸甘泉，因畱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民人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又曰：梅福上書諫成帝曰：「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

其所言諫可採取者，秩以斗升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之條貫，國家之表裏，爛然可睹矣。又曰：哀帝時，杜欽諫曰：「臣聞曰：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今漢承周秦之弊，宜抑文尚質，表實去僞。臣竊有所憂，言之拂心，逆耳不言，則漸日長，禍不細。臣聞玩色不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卽愛寵偏於一人。漢武故事曰：汲黯諫上曰：「陛下愛才，樂士，求之無倦，比得一人，勞心苦神，未盡其用，輒已。然之以有限之士，資無已之誅，陛下欲誰與爲治乎？」東觀漢記曰：



張湛爲光祿大夫數諫湛常乘白馬上每有異政輒言曰馬生且復諫矣 謝承後漢書曰陳蕃諫桓帝曰當今之世有三空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之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而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耀武騁心輿馬之觀乎 魏畧曰太祖欲征吳而雨霖三軍多不願行太祖知其然恐外有諫者教曰今雖戒嚴未知所之有諫者死賈逵乃諫太祖怒收逵送獄 魏志曰辛毗字佐治能直諫文帝踐祚爲侍中帝欲徙冀州十萬戶實河南時旱蝗民饑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

以見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社其計安出帝曰卿爲我徙之非耶毘曰誠以爲非也帝曰吾不與卿共議也帝起入內毘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卿持我何太急毘曰今徙旣失人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 吳志曰孫權旣爲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佯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唯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後煞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翻由是得免 汝南先賢傳曰建武八

年車駕西征隗囂郭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以  
動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鞅一作帝不從遂上隴  
其後潁川兵起乃廻駕而還帝歎曰恨不用郭憲之  
言

諫二初學

班固白虎通曰諫者間也更也是非相間革更其行  
也人懷五常故知諫有五其一曰諷諫二曰順諫三  
曰闕諫四曰指諫五曰陷諫諷諫者智也知患禍之  
萌睹其未然而諷告焉順諫者仁也出辭遜順不逆  
若心闕諫者禮也視君顏色不悅且却悅而復前以

禮進退指諫者信也指者質也質相其事陷諫者義  
也言國之害忘生爲君不避喪身故孔子曰諫有五  
吾從於諷諷也者謂君父有闕而難言之或託興詩  
賦以見乎詞或假託他事以陳其意冀有所悟而遷  
於善諫也者謂事有不當指而言之上至君父下及  
朋友論之不疑必有所益故孔子稱君有爭臣父有  
爭子士有爭友此之謂也尚書曰每歲孟春適人以  
木鐸音狗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  
有常刑又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禮記曰父母  
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

復諫又事君欲諫不欲陳陳謂言過於外又父母有過諫而

不逆孔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調也近而不諫則尸利

也顧子曰不諫則危君諫則危身三諫不從則去矣

饋歎飲歌上詳諷晏子春秋曰景公起大臺歲

酒樂晏子歌終喟然流涕公止之後聖臣直前敘

出使門欲御樓船廣德者曰宜從橋上不悅光祿大

夫張孟進曰臣聞君聖臣直當車扣馬尚書洪範

乘船危就橋安上乃從橋當車扣馬尚書洪範

光祿大夫賀為帝天陰七日晝夜不見日月賀欲出行

如鄴狩于西山伶人崔鴻前秦錄曰苻堅汗輪折

檻漢書曰薛廣德諫上御樓船當乘輿免冠頓首曰

成帝時朱雲上疏求見公卿在前雲曰願賜上方斬

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因指言張禹上大怒

曰庭辱師傅死罪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

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于地下足矣左將軍辛

慶忌扣頭流血諫曰此臣素狂直使其言非固當答

之上意解及當修檻上曰勿易之因而葺之以旌直

臣逆耳拂心並詳三責五失晏子春秋曰景公

嗚呼古而無死何如晏子曰古而無死則大公長有

齊國公不悅無幾梁丘據乘六馬公曰據與我和平

晏子曰此同也公作色無幾公使釀彗星晏子曰天

教也若受諫賢聖彗星將亡公色不悅及晏子卒出

位屏而泣曰昔夫子一曰二責我今孰責寡人乎

王隱晉書曰齊王問輔政者幾餘驕矜多過鄭方諫曰

王安不慮危就於酒色其失六一王檄命當使天下

如清風今則不然其失二四夷交侵不以爲念其失

三興義人勞窮若不聞賑救之令其失四又與義兵

論功未息其失五罔含忍口孤不能以致五闕若無

子則不斷鞅攬轡上詳類聚段龜龍西涼記曰

聞其過斷鞅攬轡呂纂朝馳游獵或馬奔溝壑之

間殿中侍御史玉回控馬諫盡言開說劉向說苑

日陛下宜憶袁盎攬轡之謂之諫也魏志曰明帝

言於君用則留而役務方殷南顧上疏曰非破家為國

時百姓凋匱而犯顏色觸犯顏逆意范曄後漢書

殺身成君者誰犯顏哉觸犯顏逆意曰魏志曰明帝

信義在朝廷憂國愛主其疏曰順顏者愛所由生逆

意者惡所從至故人皆順顏而逆意又桓屏凡改

範世要論曰揣人之耳逆人面之意不為諫爭屏凡改

容免冠頓首刑峻制衆咸以爲宜參軍黃斌進曰嚴

臣未見其可尊親犯令即過矣頓首車前曰古今之

凡改容曰微黃生吾不聞過矣頓首車前曰古今之

戒後漢書曰帝嘗出鈇期免冠頓首車前曰古今之

變不意而成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爲迴輿而還

猶平參尚書云稽于逆於心求諸道有言遜于志必

非道詢於芻蕘毛詩云先人有詢茲黃髮尚書云詢

所愆師氏詔王鄭玄注曰告王以善道也左右糾謬

尚書云實賴左右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有諫無訕

禮記云爲人臣下者有厚德交修不逮有諫無訕

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余違汝弼尚書云余違汝弼

言敢逆忠直又云敢有負背顧箴言猶胥顧箴言其

發有嘉言孔彰又云聖謨洋彰嘉言罔伏又云嘉言好

逸口嘉言孔彰又云聖謨洋彰嘉言罔伏又云嘉言好

問則裕又云好問則小言惠可行又云朕言小人箴

又云無或敢伏宅心之訓宣子驟諫左傳云晉靈

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城之晨往寢門關矣威服將

朝尚早坐而假寢麇浪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

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鬻拳兵諫又云初

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鬻拳兵諫又云初



諫四帖

諛諛 不諫附

七人

天子諍臣七人 一士如衆人之唯唯不伏蒲 史丹伏削藁

魏陳羣前後密諫得失每上封輒削 刀斬 靈王磨礪

以須王出吾 兵臨 補袞闕 仲山甫補之 識履聲

漢鄭崇數諫哀帝曰 面折 陳平謂王陵曰 面折庭諍

我識鄭尚書履聲 我不知君安劉氏宗廟君

無隱謂論 勿欺 而犯之 犯顏諫也 箴王闕 命百官輔

政得失也 勿欺 而犯之 犯顏諫也 箴王闕 命百官輔

台德 朝夕納諫以輔 伏死 是以伏 取罪 取罪 造辟 穀

陽處父曰古者造辟而言 規王 規宣王也 司聰 汝為

地獻藝 傳百工 量而入 而後量 故上無怨而下遠

非也謂量其事 過則匡 傳過則匡之 糾德 掌糾萬人

之意可否則後諫 過則匡 失則革之 糾德 掌糾萬人

道之察過 自卿大夫已下皆有 忠不諂 君然則忠不

立違不忘諫 臧哀伯君違不 危言危行 危行無道

危行言孫危也 啓心沃心 沃心 史為書 書其瞽為

詩諷刺以不密則失 易臣不密 有益則為 禮為人臣者

於君則不惡切諫 漢書明王不避重誅 以直諫 不諱危

身 楚辭十居云寧正 工誦箴諫 箴樂人也 誦 大夫規

誨 規正也 士傳言 君過失傳告大夫 庶人謗 並左匡

救其惡 彌縫其闕 為臣不易 事君以忠 夙

夜在公 日月獻納 一言興邦 三進及雷 傳士

人部 卷一百一十八 諫

進及直能寤主 仁有殺身 獻可替否 治煩去  
惑 開諫諍之道 闢忠讜之門 况當不諱之朝  
宜勵勿欺之節 將表效於公忠 豈敢辭於戮  
辱 既非言遜之朝 詎有身危之慮 居常不能  
寤主 臨難徒欲愛君 辭親策名則將身許 危  
君陷惡何以臣為 讜言嘉謀匡其不及 糾謬繩  
愆格其非心 思紆國之難誠則盡忠 奮振王之  
威如何無罪 在於交友猶忠告而導之 矧伊君  
臣實惡訐為直者 盡忠守死誠謂殺身之仁 非  
罪陷刑是重納君之惡 殷人守死雖曰比干之賢

魯史正名終書泄冶之罪 晉侯之召周王猶不  
可以訓 鬻拳之懼楚子宜自納於刑 諉諫設木設  
誹謗防川詳書 有道不議子曰天下有道 未信為謗設  
子貢曰君子信而後諫 齊威王令曰謗議於市朝 君子惡訕居下流而 齊威賞  
未信則以為謗已也 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 詢於芻蕘 採其歌詠  
相彼君子猶惡稱人之惡 矧伊忠臣豈宜揚主  
之過不諫 墨刑伊訓曰臣下不匡其刑墨 尸利孔子  
而不諫則陷主不義及黜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  
尸利也 棄君於惡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 禍受其咎秦醫和謂趙孟云  
昏不能匡君昏不能匡 禍受其咎國之大臣榮其寵

卷一百三十六 諫

祿有災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無由聞過衆臣君淫以生疾王不能禦天命不祐 無由聞過不盡 情而上無由

寧違忤以納善 豈順從而忘危 事上以忠則宜

身許 陷君於惡何用臣爲 苟賴其榮是爲尸利

不匡其失宜及墨刑 陳忠讜之言猶聞有賞

廢獻替之義安得無辜 君子立誠猶不成人之惡

忠臣勵節豈可從君之昏

賦謝偃惟皇誠德賦曰惟皇王之迭代信步颺之姝

規莫不慮失者常得懷安者必危是以戰戰慄慄日

慎一日守勤守儉去奢去逸外無荒禽內無荒色惟

賢是授惟民斯恤則三皇不足五五帝不足六若夫

恃智驕力狼戾倔強忠良是棄諂佞斯獎構崇臺以

造天穿深池而絕壤厚賦重役積寶藏錙無罪加刑

有功不賞則夏桀可二殷辛易兩

表魏曹植諫伐遼東表曰臣伏以遼東負咀之國勢

便形固帶以遼海今輕軍遠攻師疲力屈彼有其備

所謂以逸待勞以飽制饑者也以臣觀之誠未易攻

也若國家攻而必尅屠襄平之城懸公孫之首得其

地不足以償中國之費虜其民不足以補三軍之失

是我所獲不如所失也若其不拔曠日持久暴師於



野然天時難測水濕無常彼我之兵連於城下進則  
有高城深池無所施其功退則有歸塗不通道路濺  
如東有待釁之吳西有伺隙之蜀吳起東南則荆陽  
騷動蜀應西境則雍涼參分兵不解於外民罷困於  
內促耕不解其饑疾蠶不收其寒夫渴而後穿井饑  
而後殖種可以圖遠難以應卒也臣以爲當今之務  
在於省徭役薄賦歛勸農桑三者旣備然後令伊管  
之臣得施其術孫吳之將得奮其力若此則太平之  
基可立而待康哉之歌可坐而聞曾何憂於二敵何  
懼於公孫乎今不恤邦畿之內而勞神於蠻貊之域

竊爲陛下不取也 齊竟武王上謹言表曰臣聞明  
臺旣闢承雲之歌闡衢室爰啟南風之頌流莫非降  
道燭輝紆靈浸澤陛下凝慶協圖席昌屬歷朝臨冬  
暖海鏡春亭選議釣俗觀風調紀垂聽革之典降聆  
金之訓用能詩史無輟工頌有聞是故置四輔立七  
諫正國度箴王闕臣謂當今宜崇諫司專事昭塞職  
蹈蹇謬績宣王文則優其寵秩厚其節禮庶獻鱣之  
美方高聖代至乃靡衣媮食曾宇雕墉尚貨浮侈田  
萊蕪替棫樸爽流標梅失序勉民觀俗之宜設官立  
事之要隨闕典規褒廢能補則壤詠無遠輟樂可追

書秦李斯上書諫始皇曰臣聞史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者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不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苞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

鳳之旗樹靈鱗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產一焉而陛下悅之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而駿馬馱馱不實外廐所以飾後宮克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錦繡之飭不進於前而趙女不立於側也所重者在乎色樂而所輕者在乎民人此非所以跨海內也漢鄒陽上書諫吳王曰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砥節修德則遊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而不可干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裾乎然

臣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  
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悅大王之義故願大王無  
忽察聽其言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峙衽服叢臺之下  
者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沈患淮南連山東之俠  
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則計議不得雖諸  
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  
衆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諂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  
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  
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  
羣牛腐肉之齒利劒鋒接必無矣 漢枚乘上書諫

吳王曰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  
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  
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忠臣  
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夫以一縷  
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  
深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人性有畏其影而  
惡其跡者却背而走足迹愈多影愈疾不知就陰而  
止影滅而跡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  
勿爲福生無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  
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磨

人部 卷一百三十一  
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禮不知其惡有時而亡楚有子玉得臣晉文爲之側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強秦不敢窺兵昔白起爲秦將南伐郢都北抗趙括以織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 漢司馬相如上書諫武帝曰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暗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凌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

得施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萬一有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也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斯言雖小可以喻大

序 梁元帝忠臣傳諫諍篇序曰富貴寵榮人所不能忘也刑戮流放人所不能甘也而士有冒雷霆犯顏色吐一言終知自投鼎鑊取離刀鋸而曾不避者其故何也蓋傷茫茫禹跡毀於一朝赫赫宗周滅成禾黍何者百世之後王化漸頽欽若之信旣盡解網之

仁已泯徒以繼體所及守器攸歸出則清警傳路處  
則憑玉負屨事無暫舛意有必從所謂生於深宮之  
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况惑褒人之  
巧笑迷陽阿之妙舞重之以剗斲用之以逋逃亦有  
傾天滅地汗宮緒社之罪拔本塞源裂冠毀冕之釁  
於是策名委質守死不二之臣以剛腸疾惡之心確  
乎貞一之性不忍見霜露麋鹿栖於宮寢麥穗黍離  
被於宗廟故瀝血抽誠披胸見歎赴焦爛於危年其  
滅亡於昔日冀桐宮有返道之明望夷無不言之恨  
而九重懸遠百雉嚴絕丹心莫亮白刃先指見之者

掩目聞之者傷心然後鳴條省不收之魂商郊致白  
旗之戮

**論**漢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曰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  
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吳王  
怪而問之先生曰談何容易夫談者有悖於目而拂  
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或有悅於目順於耳快於心  
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爲  
其然也先生對曰昔闕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  
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將以爲君  
之榮除王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爲誹謗君之行無

人臣之禮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故養  
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  
爲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  
漢谷永與王音書曰夫上德厚則下愛深下愛深  
則其謀忠其言至昔善治國者不忘危善養生者不  
諱死以忠臣直友明史良醫靈著信龜咸得盡忠正  
言不蔽兆吉故能遷延命延與轉禍爲福

○對見帖白

殿坐魏志鍾繇字元常有疾拜起不得時華歆亦以  
是三公有疾高年疾病朝見首使載輿虎賁輿上殿就坐自  
以爲故事庭詰公孫弘衣褐見漢虞將軍與妻

帛衣帛見衣被酒伏後漢劉寬字文饒每引見帝令

問太尉醉即寬對曰臣山下不敢贊引呼魏游楚爲隴

封侯引上殿不習朝觀被詔登不知儀式帝令侍臣

笑勞盤辟拜漢何武舉方正士召見晝接晝日肝食

張湯每朝奏事天子曰肝食承敷奏以言延問誤

於上前漢夏侯勝質朴守正簡易無威儀見時謂讀

於上前班游進讀羣上前背議漢公孫弘嘗與公卿

黜曰齊人多詐始與御前面折後漢馬武字子張爲

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笑其質訥後漢劉琨曰前在

長短帝故縱之以爲樂也笑其質訥後漢劉琨曰前在

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與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

此琨曰偶然耳左右笑其質訥帝歎曰乃長者之言

不知儀式詳陛下嘉言百侯勝勝常見出道上語上聞

之嘉言布於天下至今見天子休命對揚天造辟而

言也辟召詭辭而出諫書思對命禮史進造膝諫事

天威不遠咫尺進止有常度漢霍光字子孟每出

揚於王庭不可書傳史范

○對問白帖

不希旨苟合漢孟光字子夏習漢制上有所問據經

所言輒輒據經以對蜀志譙周字允南雖不預事以

對對咨訪吳志闕澤字德潤每朝廷清問上陳下

問

